

白蓮之歌

THE IDYLL OF THE WHITE LOTUS

梅布爾·考林斯 (Mabel Collins) 著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THE IDYLL OF THE WHITE LOTUS

百蓮之歌

By Mabel Collins

梅布爾·考林斯 著

杜巍巍 譯

Reeves and Turner, London
1884年瑞福斯&图纳出版社首版, 伦敦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Adyar, London, Krotona

证道学出版社

阿迪亚, 伦敦, 克罗托纳

1890年阿迪亚版首版

2025年中文首版 (根据阿迪亚版本翻譯)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TO
THE TRUE AUTHOR,
THE INSPIRER OF THIS WORK,
IT IS DEDICATED.

獻給
真正的作者
那個啟迪寫這本書的人

前言

接下來的篇章講述了一個在各個時代、各個民族中廣為流傳的故事。這是一場靈魂的悲劇。靈魂被慾望 即人類低級本性的主導因素而吸引，墮落到罪孽之中；苦難將靈魂喚醒，它轉向內心的精神尋求救贖；最終，靈魂以犧牲成就了自身的神聖，並為人類帶來了福祉。

白蓮之歌

序

看哪，我孤單一人，在眾人中，在齊心同風的人群中形單影只。我之所以孑然一身，是因為在所有知道的人中，在我的弟兄們中，唯有我既知道又傳道。我教導城門口的信眾，而驅使我這樣做的力量來自聖殿。我別無選擇，因為在那至聖之殿的深邃黑暗中，我看見了內在生命的光芒，我竭力使它顯露出來，也正是這光芒支撐著我，讓我變得堅強。是的，雖然我死了，儘管需要十位神殿的祭司才能把我殺死，即便如此，他們也只是無知地認為自己很有力量。

目 錄

第一冊.....	3
第一章.....	3
第二章.....	8
第三章.....	12
第四章.....	18
第五章.....	25
第六章.....	32
第七章.....	37
第八章.....	40
第九章.....	43
第十章.....	49
第十一章.....	51
第二冊.....	56
第一章.....	56
第二章.....	59
第三章.....	63
第四章.....	65
第五章.....	68
第六章.....	69

第七章.....	74
第八章.....	76
第九章.....	81
第十章.....	84

第一冊

第一章

我的鬍鬚還未在下巴上長出柔軟的絨毛，我就進了神廟的大門，做了見習僧。

我的父母是城外的牧羊人。在我母親帶我去神殿那天之前，我只進過城一次。那天是城裡的節日，我母親是一位勤儉持家的女子，她此行一舉兩得。她送我去了神廟，然後趁機去城裡看看熱鬧，度一個短假。

我被街上的人群和喧囂迷住了。我想，我的天性總是努力讓自己屈服於偉大的整體，而自己只是這個整體中的一小部分——透過屈服，我汲取生命的養分。

但我們很快就從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轉了出來。我們進入了一片廣闊的綠色平原，平原的另一邊，流著我們摯愛的聖河。那景至今仍清晰可見！在河岸上，我看到神殿及其周圍建築的精雕細刻的屋頂和閃閃發光的裝飾在晨曦中熠熠生輝。我並不害怕，因為我沒有明確地期待什麼。但我卻十分好奇，這些大門內的生活是否真的如我想像的那麼美好。

神殿門口站著一位身穿黑袍的小僧，正和一位城裡的女子說話。那女人提著幾擔水，急切地祈求一位祭司賜福。然後，她就可以把這寶貴的水拿去賣錢——這是迷信的民眾願付高價購買的東西。

當我們等著輪到我們跟小僧說話時，我朝大門內瞥去，看到一幅讓我震撼的畫面。這種震撼持續了很久，即使在我與這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極其熟悉後也沒有消失。

我看到一位身穿白袍的祭司，慢慢沿著大道朝大門走來。在我這次進城以前，我只是在一次在水上進行的典禮中看到過幾個這樣的白袍祭司。

這時，這個人離我很近，朝我走來——我屏住了呼吸。空氣確實非常靜謐，但當祭司在大道的光影中走來時，那莊嚴的白袍看起來彷彿沒有任何塵世的風可以撩

動。他的腳步也同樣沉穩。他走著，但似乎不像其他急躁的凡人那樣走著。他的眼睛注視著地面，讓我看不清；事實上，我害怕他抬起那低垂的眼瞼。他的膚色白皙，頭髮呈現暗淡的金色。他的鬍子又長又密，但在我看來，他的鬍子有種奇怪的，幾乎是雕刻出來的紋絲不動的感覺。我無法想像它被吹散的樣子。它彷彿是用金子切割而成的，堅固永恆。他給我的印像是完全超凡脫俗的。

小僧環顧四周，他的注意力可能被我對白袍祭司目不轉睛的注視所吸引，因為祭司的腳步是悄無聲息的。

“啊！”他說，“神聖的阿格瑪德祭司來了，我去問他。”

他關上身後的大門，退了回來，我們看到他對祭司說了幾句話，祭司微低著頭聽著。小僧轉回身，從女人手中接過水壺，把它們搬到祭司面前，祭司的手在水壺上停留了一會兒。

女人連聲道謝後收回了水壺，然後就輪到我們說話了。

很快，就只剩下我跟黑袍小僧在一起了。我並不感到遺憾，儘管我感到非常驚訝。我從來都不太喜歡以前為父親放羊的工作，當然，我已經充滿了自己即將成為不同於常人的想法。這種想法會讓可憐的人性經歷各種更嚴峻考驗——比永遠離開家園，最終踏上一條嶄新的、未曾有人走過的人生道路更嚴峻。

大門在我身後關上了，黑衣僧用掛在腰間的一把大鑰匙鎖上了門。但這舉動並沒有帶給我被囚禁的感覺，我只意識到了與世隔絕。誰會把囚禁和眼前的場景連結在一起？

神殿的門正對著大門，大門位於一條寬闊美麗的大道的另一端。這大道不是由種在地上的枝繁葉茂的大樹夾道而成。它的兩側是巨大的石槽，裡面種植著巨大的灌木，但顯然經過了精心的修剪和栽培，形成了奇特的形狀。每棵灌木之間都有一塊方形石台，上面樹立著一個人物雕像。我看到離大門最近的那些雕像是獅身人面像和長著人頭的巨獸；但之後我不敢抬起眼睛好奇地注視它們，因為我又看到常在這裡來回踱步的金鬍子祭司阿格瑪德朝我們走來。

我走在嚮導的身邊，眼睛一直盯著地面。他停下來了，我也跟著停下來，我的目光落在了祭司白色長袍的下擺上。下擺上精緻地繡著金色的字符：這足以吸引我的注意力，讓我驚嘆不已。

「新來的？」我聽到一個非常安靜甜美的聲音說。“那好，帶他進學校吧，他還只是個孩子。抬起頭來，孩子，不要害怕。”

我因被鼓勵，於是抬起頭，與祭司的目光相遇。我發著窘，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也看到，他有著不斷變化著色彩的藍灰色的眼睛。但是，儘管他的眼睛色澤柔和，卻沒有像他的聲音那樣給我鼓勵。他的眼神確平靜的：充滿知識，卻讓我顫抖。

他用手示意我們退下，繼續沿著寬闊的大道踱步；而我比剛才抖得更厲害了，默默地跟在我沉默的嚮導後面。我們走進了神廟巨大的中央門廊，門廊兩側是巨大的未經切割的石頭。我想，在神聖的祭司的目光審視之後，我一定是產生了一種類似恐懼的感覺，因為我看著這些石塊，隱隱約約感到害怕。

我看到在神殿裡面，有一條自大道深深延伸到內部的通道。但這不是我們要走的路。我們轉到一旁，進入了一個由較小的走廊連接的建築群，途中經過了一些空的小房間。

我們終於進入了一個寬敞而漂亮的房間。雖然裡面除了角落裡的一張桌子外，其他地方都是空空蕩蕩，沒有任何家具，但仍然漂亮，因為它的尺量如此宏大，結構如此典雅，就連我這不善於辨別建築美感的眼睛，也奇異地產生了一種滿足感。

角落的桌子旁邊坐著另外兩個年輕人，他們在抄寫或畫畫，我看不清楚他們在做什麼。總之，我看到他們非常忙碌，我很奇怪他們幾乎沒有抬起頭來觀察我們的到來。但是，走近一看，我才發現，在從牆壁裡突出來的一塊大石頭後面，坐著一位年邁的白袍祭司，他正看著膝上的一本書。

直到我的嚮導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鞠躬，他才注意到我們。

「新來的學生？」他說，並用他那雙暗淡無神的眼睛看著我。“他能做什麼？”

“做不了什麼”，我的嚮導簡單輕蔑地說，“他不過是個放羊的”。

「放羊的，」老祭司重複道，「那他在這裡就派不上用場了。他最好在花園裡工作。你學過畫畫或抄寫嗎？」他轉向我問道。

我是學過一點寫和畫的，但與祭司學校和祭司以外的少數有教養的階層相比，我學的那點東西是相形見拙的。

老祭司看了看我的手，又開始看他的書。他說：“他需要學習，但我現在工作太忙，沒時間教他。我想讓更多的人幫我工作，但這些神聖的寫作現在必須封筆，我沒空教導無知的人。帶他去花園吧，至少先在那里呆一會兒，我過段時間再來安排他。”

我的嚮導轉身走出了房間。我最後環顧了一下美麗的房间，便跟了出去。

我跟著他走過一條長長的通道，黑暗中透出一絲清涼。盡頭是一扇大門，而不是一扇屋門，我的嚮導在這裡搖著一個響亮的鈴鐺。

鈴響後，我們靜靜地等待著。沒有人來，我的嚮導又響了鈴。但我並不著急。我的臉緊貼著大門的柵欄，望著裡面一個如此神奇的世界。我心想：“如果那個老眼昏花的祭司一時不想把我從花園裡帶出來，對我來說也沒什麼不好！”

從家裡到城裡，一路上塵土飛揚，炎熱難耐，對我這雙鄉下人的腳來說，鋪設好的街道似乎讓人無限疲憊。在神殿的大門內，我只是走過了宏偉的大道，那裡的一切都讓我充滿敬畏，我幾乎不敢直視。但這裡卻是一個精緻而清新的世界。我從未見過這樣的花園。這裡的綠色是一種深深的綠色；這裡有潺潺的流水聲，被導流的溫柔的水，在炎熱造就的絢麗色彩和雄偉的形態中，為人帶來清涼。

鈴聲第三次響起—— 然後，我看到從大片綠葉中走來一個穿著黑袍的人。在這裡，黑袍顯得多麼不合時宜。我驚愕地想，過不了多久，我也會穿上這身衣服，在這個神奇地方的妖嬈美景中游盪，就像一個從黑暗中走出來的迷路的人。

那個身影走近了，用粗糙的長袍刮擦著嬌嫩的枝葉。我突然對走近的人的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想我將被交給他負責。但願如此，因為那是一張能喚起任何人內心興趣的臉。

第二章

「什麼事？」那人透過大門看著我們，疑惑地問。「今天早上我已經把水果和備用的東西都送到了廚房。今天我不能再給你們送花了；我要摘的花明天都要用於遊行典禮」。

「我不想要你的水果或鮮花，」我的嚮導說，他似乎喜歡用一種驕傲的語氣。「我為你帶來了一個新學生，僅此而已。」

嚮導打開了大門，示意我進去，然後在我身後關上門，一言不發地沿著長長的走廊走了（現在從花園往回看，這條走廊顯得格外黑暗）。

“我的新學生！我該教你什麼呢，鄉下孩子？”我默默地註視著這個陌生的男人。我怎麼知道他要教我什麼？

“你要學的是植物生長的奧秘？還是罪惡和欺詐生長的奧秘？不，孩子，不要這樣看著我，好好想想我的話，你很快就會明白的。現在，跟我來，不要害怕。”

他拉著我的手，領著我在長著高高的葉子的植物下，走向水聲。在我的耳中，那輕柔、明快的音樂般的節奏顯得多麼美妙！

「這裡就是我們蓮花女士的家，」他說。“坐在這裡欣賞她的美貌吧，我要去工作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幫不了我。”

我毫不猶豫地躺倒在綠草地上，只是滿心驚奇地看著，賞心悅目地看著，心懷敬畏地看著！

那水——那潺潺的流水——只為哺育花王後。我自言自語說，你的確是萬花叢中的王后。

白蓮

當我懷著青春的熱情，夢幻般地凝視著這朵白色的花朵時，在我看來，它那柔軟的、塗滿金粉的花心，正是純潔、浪漫的愛的象徵——就當我凝視間，這朵花似

乎改變了形狀——它擴大了——向我升起。我看到了一個皮膚白皙、頭髮如金粉的女人，她正喝著甜美的水，彎腰將沁人心脾的水滴吮吸在唇上。我驚訝地看著她，並試著向她走去，但還沒等我做出任何努力，我的整個意識就離開了我，我想，我一定是暈過去了。的確如此，因為接下來我就發現自己躺在草地上，感覺臉上有涼水潑過，睜眼一看，黑袍怪臉的園丁正俯身看著我。

「你是不是熱壞了？」他問道，眉頭緊鎖，一臉困惑。“你看起來是個強壯的小子，怎麼會因為太熱而暈倒呢而且還是在這麼涼爽的地方！”

「她在哪裡？」這是我唯一的回答，我試著用手肘撐起身來，朝蓮池望去。

「什麼！」他喊道，他的整個面容都變了，呈現出一種甜美的神情，我真沒想到在一張天生如此不美的臉上會出現這種神情。“你看到她了？哦，不！我問得太草率了。你看到了什麼，孩子？快告訴我。”

他溫和的表情讓我驚慌失措的理智重新振作。我告訴了他我所看到的一切，一邊說，一邊朝蓮池望去，真希望那位美麗的女子能再次彎下腰來，在水邊解渴。

在我向我怪異的老師講述的過程中，他的態度逐漸改變了。當我描述完這位美麗的女人時，他就像一個除了象自己一樣棕色皮膚的人之外，從未見過這樣的女人的男孩一樣，熱情地跪倒在我身邊。

「你看到她了！」他激動地說。「向你致敬！你注定是我們中的老師——是人民的幫手——你是個先知！」

我被他的話弄糊塗了，只是默默地看著他。過了一會兒，我越來越害怕，因為我開始覺得他一定是瘋了。我環顧四周，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回到神廟，從他身邊逃走。但就在我猶豫是否要冒險時，他站了起來，對我露出了奇異的甜美笑容，這笑容似乎掩蓋了他那明顯的醜陋特徵。

他說：「跟我來，」我起身跟在他後面。我們穿過花園，那裡充滿了吸引我遊蕩的目光的東西，我在他身後的小路上東張西望。啊，如此甜美的花朵；如此濃鬱

的紫色和艷麗的深紅色。我發現自己很難不停下腳步，細細吮吸每一朵面容嬌美的花朵的芳香，但在我剛剛欣賞白蓮之美之後，它們似乎只是白蓮花至高無上之精緻的映照而已。

我們走向神殿的一扇門：這扇門與我進入花園的那扇門不同。當我們走近那扇門時，有兩個祭司走了出來，他們穿著白色亞麻長袍，和我看到的金鬍子祭司阿格瑪德所穿的一樣。這兩個人皮膚黝黑，雖然他們行動起來也同樣莊重而穩健，就好像他們是大地上紮根最深的植物一樣，但在我眼裡，他們缺少了阿格瑪德祭司所擁有的東西——某種完美的冷靜和自信。我很快就看出他們比他年輕，也許這就是區別所在。我的臉色黑黑的老師把他們拉到一邊，讓我站在深拱門愜意的陰影裡。他激動地對他們說著，顯然是懷著敬意；而他們則饒有興趣地聽著，不時地朝我瞥一眼。

馬上，他們向我走來，黑袍人轉過身，踏上草地走了，好像是沿著我們一起走過的路回去了。白袍祭司從拱門走出來，低聲交談著。當他們走到我跟前時，他們示意我跟著他們走，我照做了：我們穿過涼爽的高頂走廊，我閒散地註視著我所經過的一切，這是我一直以來的愚蠢習慣；而他們在我前面走的時候，仍然在竊竊私語，時不時地向我投來目光，我不明白其中的含義。

不久，他們走出走廊，走進一間大屋子，與我之前看到的老祭司在裡面指導他弟子抄寫的那間相似。這間屋子被一塊繡花帷幕隔開，它從高高的屋頂一直垂到地面，褶皺非常漂亮。我總是喜歡美麗的東西，我注意到，當它觸地的時候，它挺刮地立著，上面的金飾沉重而華麗。

一位祭司走上前去，把簾子的一邊拉開了一點，我聽到他說：

“大人，我可以進來嗎？”

現在，我又開始有些顫抖了。他們並沒有對我不懷好意，但我怎麼知道等待我的將是怎樣的磨難呢？我驚恐地望著美麗的帷幕，自然而然地想知道幕後坐著的是誰。

我顫抖著，不知在害怕什麼。不一會兒，進去的祭司出來了，身邊還跟著金鬍子祭司阿格瑪德。

他沒有跟我說話，而是對那兩個人說：「你們在這裡跟他一起等著，我去找我的兄弟卡門-巴卡」。說完這句話，他又把我們獨自留在大石屋裡了。

恐懼再次向我襲來。如果不是這位莊嚴的祭司向我投來善意的一瞥，否則我早就被被恐懼震懾住了，但現在我又陷入了對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模糊恐懼之中；而且，我還因為不久前的昏厥而軟弱無力。我顫抖著坐在環牆的石凳上，兩個黑髮祭司在交談著。

我想，這種懸念很快就會讓我再次陷入昏迷，但突然間，阿格瑪德的出現再次喚醒了我對自己處境的疑慮和可能性的思考。跟他在一起的，是另一位皮膚白皙，淡色頭髮的高貴的祭司，但皮膚和頭髮都不像阿格瑪德那麼淡；他和阿格瑪德一樣，有著讓人深深敬畏的如如不動，莊嚴肅穆的外表；在他的黑眼睛裡，有一種仁慈，這是在任何祭司的臉上都沒有看到過的外表。看著他，我感到不那麼害怕了。

「這就是他，」阿格瑪德用他那音樂般冷靜的聲音說道。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說我？我不過是個新的僧人，已經被交給我的老師了。

「弟兄們，」卡門-巴卡喊道，「是不是最好給他穿上先知的白袍？先把他帶到浴池，讓他沐浴受膏。我和我的兄弟阿格瑪德會給他穿上白袍。然後讓他休息，我們向大祭司們通報此事。等他洗完澡再帶他回來。」

兩個年輕的祭司帶我離開了房間。我開始發現他們屬於祭司中的下級，現在再看他們，我發現他們的白袍上沒有美麗的金色刺繡，而是在邊緣上有黑色的線條和針腳鑲邊。

在我疲憊不堪之後，他們領我去洗了個香噴噴的澡，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它讓我的精神得到了舒緩和放鬆。我離開浴池後，他們給我擦上了柔軟香甜的油膏，

然後用亞麻布把我裹起來，給我送來了點心——是水果、油糕和香氣撲鼻的飲料，似乎既能強身又能爽神。然後，我又被領到房間裡，兩位祭司在裡面等我。

與他們一起的，還有另一位低階祭司，他手裡拿著一件純白色的細麻布衣服。兩位祭司拿著這件衣服，而其他兩人從我的身上取下裹身布，他們一起把衣服披在了我的身上。穿好後，他們把手放在我的頭上，其他祭司則在原地跪下。

我不知道這一切意味著什麼——我又開始驚慌起來。不過，身體上的清涼已經大大撫慰了我的心靈。他們沒有舉行更多的儀式，就把我和兩個低階祭司送走了。我跟他們有些熟了，我的精神又振奮起來，腳步也變得輕快了。

他們把我帶到一個小房間，裡面有一張又長又矮的臥榻，鋪著亞麻布床單。房間裡除了這之外什麼也沒有，我感覺最好有一段時間不讓自己的眼睛和大腦接觸感興趣的東西；自從早上進寺廟以來，我竟然看到了這麼多東西！在門口放開母親的手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

「請歇息吧，」一位祭司說。「好好睡一覺，因為一入夜，你就會被喚醒！」說完，他們就離開了。

第三章

我躺在柔軟的床上，疲憊的四肢倍感舒適，儘管周圍的環境十分陌生，我還是很很快就進入了夢鄉。年輕人的健康和信念讓我在短暫奢侈的完全休息中忘記了一切

新奇。就在不久之後，當我走進那間房間凝視著那張床時，不禁感嘆，我無知的少年時代所擁有的那份心的寧靜，已經一去不復還了。

當我醒來時，天已經很黑了，我突然坐了起來，清楚地意識到房間裡有人。我被突然的驚醒弄得神智不清。我以為自己在家裡，以為在我身邊默默注視著我的是我的母親。

“媽媽，”我叫道，“怎麼了？你怎麼會在這裡？你病了嗎？羊走丟了嗎？”

有那麼一會兒，沒人回答，我的心開始急劇跳動，因為我在茫茫的黑暗中意識到，我不在家裡——我確實是在一個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誰在我的房間裡默默地注視著我。我第一次渴望我家裡那溫馨的小房間，渴望聽到母親的聲音。雖然我覺得自己是個勇敢的小子，沒有女人的軟弱，但我還是躺了下來，大聲哭了起來。

「拿燈來，」一個低沉的聲音說，「他醒了。」

我聽到了一些聲音，然後一股濃鬱的香味撲鼻而來。緊接著，兩個見習僧拿著銀燈從門口走進來，頓時房間裡亮堂堂的。然後我被看到的景象驚呆了，我停止了哭泣，忘記了思鄉之情——我看到我的房間里站滿了白袍祭司，他們都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這也難怪，我強烈地感覺到房間裡有人。我被一群沉默寡言、像雕像一樣的人包圍著，他們雙眼緊盯著地面，雙手交叉放在胸前。我跌坐在床上，摀住了臉；燈光、人群的面孔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當我從驚愕中恢復過來時，我又開始因為完全不知所措哭了起來。香味越來越濃烈，房間裡似乎充滿了燃燒的薰香；我睜開眼睛，看到在我的兩側各有一個年輕的祭司拿著香爐。如我所說，房間裡滿是祭司；但有一個內圈緊緊圍著我的床。我敬畏地看著這些人的臉。他們當中有阿格瑪德和卡門，其他人也和他們一樣，表情奇異地一動也不動，這深深震懾了我。我從一張臉瞥到另一張臉，又顫抖著摀住了眼睛。我覺得自己好像被一道無法逾越的屏

障圍住了；我被這些人圍著，被一種比石牆更無法逾越的東西囚禁著。沉默終於被打破了。阿格瑪德說話了。

「起來，孩子，」他說，「跟我們走。」我順從地站了起來，雖然我真的寧願一個人呆在黑暗的房間裡，不願跟這群陌生而沉默的人去。但是，當我看到阿格瑪德注視著我的那雙冰冷、無法洞穿的藍眼睛時，我除了無聲地順從，別無選擇。我站了起來，發現當我移動時，我被那個內圈包圍著。他們在我身前、身後和身側行走，其他人則在中心外有序地移動。我們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一直走到神殿的大門前。大門敞開著，我瞥了一眼門外星光閃爍的夜空，就像看到了老朋友的面容，感到神清氣爽。但這一瞥很短暫。我們在大門內停了下來，一些祭司把門關上，然後我們走向我第一次進入時看到的中央走廊。現在我注意到，雖然走廊如此寬敞美麗，但除了走廊盡頭面向神廟大道的一扇拱門之外，沒有其他的門。我在想，這扇孤零零的門會通往哪裡呢？

他們搬來一張小椅子，放在走廊中間。他們讓我坐在椅子上，面對著走廊盡頭的那扇門。我默不作聲，驚慌失措地坐著。這樁奇怪的事到底意味著什麼？我為什麼要這樣坐著，而大祭司們卻站在我的周圍？我面前有什麼磨難？但我決心要勇敢，不要害怕。我不是已經穿上純白的亞麻衣了嗎？誠然，它沒有金線的刺繡，但也不像年輕祭司那樣用黑色鑲邊。它是純白色的；我驕傲地認為，這一定意味著某種與眾不同，我試圖用這種想法來支撐我衰竭的勇氣。

香氣越來越濃，讓我的腦袋一片混亂。我不習慣祭司們如此奢侈地燃香。

突然——沒有任何言語，也沒有任何準備的跡象——燈火熄滅了，我發現自己再次身處黑暗之中，周圍是一群陌生而沉默的人。

我試著振作起來，意識到自己身在何處。我記得人群在我身後，在我前面，祭司們已經朝兩邊分開了，因此，雖然內圈仍然把我和其他人隔開，但當燈火熄滅時，我正向走廊盡頭的拱門望去。

我又驚又怕。我蜷縮在座位上，打算在必要時勇敢地站起來，但同時盡可能保持沉默和不引人注目。我非常害怕那些大祭司平靜的臉孔，我知道他們就站在我身邊，一動也不動。後面人群的絕對安靜讓我充滿了恐懼和敬畏。有那麼一刻，我如此充滿了驚恐，以至於我在想，如果我站起來，沿著走廊直走，是否可以神不知不覺地從祭司們中間逃走。但我不敢嘗試；事實上，薰香加上微妙的飲料和安靜的環境，讓我產生了一種不習慣的昏昏欲睡的感覺。

我的眼睛半閉著，我想我可能很快就睡著了，但我突然發現走廊盡頭的門的周邊有一線亮光，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睜大眼睛看去，很快就看到門正在緩慢地、非常緩慢地被打開。最後，門開了一半，從裡面透出一種昏暗的光。但是，在我們所在的走廊的盡頭，黑暗仍然完全籠罩著我們，我沒有聽到任何聲音或生命的跡象，只有我周圍的人發出的屏住的呼吸聲。

過了一會兒，我閉上了眼睛；因為我如此專注地從黑暗中凝視著，以至於我的眼睛變得疲憊不堪。當我再次睜開眼睛時，我看到門外站著一個身影。它的輪廓很清晰，但由於光線太暗，身形和臉都很模糊；然而，儘管似乎沒有理由，我還是突然感到一陣恐怖——我的肌肉抽緊，我不得不強制自己，以免大聲尖叫。這種難以忍受的恐懼感頃刻間加劇了，因為那個身影慢慢地向我走來，滑行的動作非屬人間。當它靠近時，我看到它穿著某種黑衣服，幾乎完全遮住了身形和臉。但我看不清楚，因為門內的光線只是微弱地照過來。可是，我突然發現，當那個滑行的身影快要接近我的時候，它發出了某種光，照亮了它昏暗的衣裝，這讓我更加恐懼。但這種光並沒有讓我看到任何其他東西。我費盡全力才把迷醉的目光從那個神祕的身影上移開，轉過頭來，希望能看到身旁祭司們的身影。但是，我沒有看到他們，到處是漆黑一片。我心中的恐懼如洪水出堤，我大叫起來——痛苦而恐懼地大叫起來，把頭扎在了手裡。

阿格瑪德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

「別害怕，我的孩子，」他用他那悠揚平靜的語調說道。

我努力控制住自己，這聲音至少比站在我面前的那個蒙面的身影要不那麼陌生和可怕。它就在那裡——離我不近，但近得足以讓我的靈魂充滿一種人間未有的恐懼。

“說吧，孩子，”阿格瑪德的聲音又響起“告訴我們是什麼讓你如此驚慌？”

我不敢違抗，儘管我的舌頭都快僵了；事實上，一個新的驚奇讓我能夠更輕鬆地說出話來。

“怎麼！”我喊道，“你們沒看見門裡的光和蒙面的身影嗎？哦，把它趕走吧，它讓我害怕！”

人群似乎同時響起了一陣低語。顯然，我的話讓他們興奮。這時，阿格瑪德平靜的聲音再次響起：

「歡迎我們的女王，我們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

蒙面的身影低下了頭，然後走得更近了。阿格瑪德在一陣沉默之後再次開口說道：

“難道我們的女王不能讓她的臣民看到更多，並像以前一樣對他們施令嗎？”

那個身影彎下腰，似乎在地上描畫著什麼。我定睛一看，只見那些字跡由火焰寫成，一閃即逝。

“可以，但孩子必須單獨跟著我進入我的聖殿。”

我看到這句話，嚇得全身發抖。這個蒙面的身形所帶來的難以理解的恐懼是如此強大，我寧死也不願照做。祭司們都沉默不語，我猜想，他們即看不到這個身影，也看不到那些火字。我立刻意識到，如果真是這樣，他們就不會知道這個指令了。我驚恐萬分，我怎麼能說出這些會讓我遭受如此可怕的折磨的話呢？

我保持沉默。那個身影突然轉向我，似乎在看著我。然後，它又用迅速消失的火的字跡寫道：“轉告我的話。”

但我做不到；事實上，恐怖已經讓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我的舌頭不能動彈。

那個身影轉向我，做了一個憤怒的手勢。它以一個快速、滑行的動作向我飛奔而來，並從臉上取下了面紗。

當那張臉緊貼著我時，我的眼睛似乎都要從眼眶裡瞪出來了。它並不猙獰，儘管眼睛裡充滿了冰冷的憤怒——這種憤怒閃出，但是是凍結的。它並不可怕，卻讓我充滿了從未有過的厭惡和恐懼。它的可怕之處在於那令人發怵的不自然。它似乎是由血肉構成的，但它給我的印像只是一個人類的面具——一個可怕的、有形體的不真實的東西——它由血肉構成，卻沒有血肉的生命。一瞬間，這些恐怖一齊湧了上來。然後，隨著一聲刺耳的尖叫，我在那天——我在神殿的第一天——第二次昏了過去。

第四章

當我醒來的時候，我一身冷汗，我的四肢似乎毫無生氣。我無助地躺著，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四周寂靜而黑暗，起初，這種獨處的寧靜讓人感到愉悅。但很快，我在腦海中開始回想起發生的事情，這些事情讓我對我度過的一天恍如日。白蓮花的靈像在我的眼中越來越強烈，但隨著我驚恐的靈魂飛快地回憶起後來最可怕的景象，白蓮之象就逐漸減弱了——事實上，那是發生在我眼前的最後一幕，直到現在我在黑暗中醒來。

我又一次看到了它：在我的想像中，我又一次看到了那張高高仰起的臉——它那可怕的不真實感，它那冷酷的目光。我全身繃緊，緊張不安，精疲力竭——雖然現在只是我自己的想像，但我還是再次驚恐地大聲哭了起來。

馬上，我看到一束光移向我的房間，一位祭司拿著一盞銀燈走了進來。

藉著燈光我看到，我正身處一個我從未進入過的房間。這裡似乎十分舒適。

我看到柔軟的窗簾垂落下來，保持這裡的靜僻，我感覺到空氣中瀰漫著怡人的芬芳。

祭司走了過來，當他靠近我時，他低下了頭。

“大人，您需要什麼？”他說“您渴了嗎？要我給您倒新鮮的水嗎？”

“我不渴，”我回答道，“我害怕，害怕我看到的可怕的東西。”

“不是的，”他回答道，“是您的年輕讓你害怕。我們無所不能的女王的目光在任何時候都足以讓一個人沉醉。不要害怕，因為您有靈視，這是您的榮幸。我該拿什麼給您解悶呢？”

「現在是晚上嗎？」我在軟榻上坐立不安地說。

「天快亮了，」祭司回答。

「哦，天快亮了！」我大聲道，“讓神聖的太陽從我眼裡抹去讓我顫抖的東西吧！我害怕黑暗，因為黑暗就是那張邪惡的面孔！”

祭司輕聲說：「我會待在您的床邊」。他把銀燈放在支架上，在我旁邊坐下。他的臉瞬間恢復了平靜，不一會兒，他就像是一尊雕像。他的目光冷漠，言語雖然彬彬有禮，卻毫無溫度。我從他身邊退走，因為當我看著他時，走廊的景像似乎在我們之間浮現。我忍耐了一會兒，試著在他的陪伴中找到安慰；但最後我突然開口說話了，忘記了我的恐懼會冒犯他，這種恐懼讓我直到現在還如此順從地保持沉默。

「哦，我受不了了！」我哭了起來。「讓我走吧，讓我出去——去花園——去任何地方！這裡整個地方都充滿了那個形象。我到處都能看到它。我不能閉上眼睛不看它！哦，讓我走吧！」

「不要抗拒您看到的靈象，」祭司回答。“它來自聖殿，來自最神聖的神閣。它認為您與眾不同，您將在我們中間受到尊敬和照顧。但您必須戰勝內心的反叛。”

我沉默了。這些話就像寒冷的冰凌掉在我的靈魂上。我沒有領會這話的意思——事實上，我不可能領會這話的意思；但我敏感地感受到了這些話的寒意。經過長時間的停頓，我努力想把思緒從腦海中趕出去，從而從恐懼中解脫出來。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感到一陣欣慰。

「昨天我在花園裡看到的那個臉色黑黑的人在哪裡？」我問到。

「什麼？您說的是園丁賽布亞嗎？他應該還在房間裡睡覺。但天一亮，他就會起來到花園裡去。」

「我可以和他一起去嗎？」我焦急地問道，甚至像祈禱一樣緊握雙手，生怕被拒絕。

「去花園？如果您坐立不安，到清晨的露水和新鮮的花叢中去，會緩解您的熱度。天亮時，我會叫賽布亞來接您。」

我的請求被輕易地答應了，我深深地鬆了一口氣，轉過身去，閉上眼睛一動不動地躺著，努力讓自己遠離一切恐怖的景像或想像。我想著當我離開這個封閉的、人工噴香的房間，去呼吸外面的甜美和自由的空氣時，我會感到多麼愉快。

我一言不發，耐心地等待；祭司一動不動地坐在我身邊。最後，在我看來已經等了好幾個小時之後，他終於站起身來，熄滅了銀燈。這時，我看到一束昏暗的灰光從高高的窗戶射進了房間。

「我去叫賽布亞來，」他轉身對我說，“讓他來見您。記住，這是您的房間，今後將屬於您。請在早上的儀式之前回到這裡，會有見習僧為您沐浴塗膏。”

「那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該回來呢？」我說，一想到自己因為某種奇怪的命運而成為如此重要的人物，我就非常害怕。

「您在早餐後回來就行。早餐時會敲鐘。而且，賽布亞會告訴您的。」說完這些話，他就離開了。

一想到新鮮的空氣會讓我疲憊不堪的身體重新煥發活力，我就滿心歡喜；我渴望看到賽布亞那張奇特的臉，還有那時不時會抹去他的醜陋的甜美笑容。自從我和母親分別後，他似乎是我唯一見過的人臉。

我檢查自己是否還穿著亞麻衣，準備好他來了和他一起走。是的，那件純白的衣服穿在我身上。我看著它，心中充滿了自豪感，因為我從來沒有穿過這麼精緻的衣服。一想到又能和賽布亞在一起了，我的心又恢復了平靜，我躺在床上無所事事地看著我的衣服，不知道母親看到我穿著這件精緻細膩的亞麻布衣服會作何感想。

沒多久，我就聽到一陣腳步聲，把我從思緒中喚醒；賽布亞的奇怪面孔出現在門口。賽布亞的黑色身影向我走來。他是很醜，很粗陋，黑乎乎的，沒有一點白皙

的外表。然而，當他走進來，看著我時，我記憶中的笑容又在他臉上綻放開來。他是個人！心中有愛的人！

我從床上站起來，向他伸出雙手。

「哦，賽布亞！」我說，當我看到他臉上的溫柔時，我這個傻男孩的眼淚奪眶而出。“賽布亞，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是什麼讓他們說我和別人不一樣？賽布亞，告訴我，我是否又會看到那個可怕的形象？”

賽布亞走過來跪在我身邊。當敬畏之情油然而生時，這個膚色黑黑的人自然而然地跪了下來。

“我的孩子，”他說，“上天賜予你一雙不閉合的眼睛。勇敢地擁有這份天賦，你將成為黑暗中的一盞明燈，而黑暗正籠罩著我們不幸的國度。”

「我不想做這樣的人，」我焦躁地說。我不怕他，我的叛逆必須爆發出來。“我不想做任何讓人感覺奇怪的事情。我為什麼會看到這張可怕的面孔？它現在還在我眼前晃動，遮住了白天的光明。”

「跟我來，」賽布亞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而是站起來向我伸出手說：“來吧，我們到花叢中去，等清新的空氣鎮定了你的頭腦後我們再談這些事。”

我站起身來，沒有絲毫倦意，我們手牽手穿過走廊，一直走到一扇通往花園的門前。

我怎麼能形容我呼吸清晨空氣時的那種興奮感呢？這比自然界中任何事物帶給我的愉悅都要強烈得多。我不僅走出了與以往任何時候都不同的封閉和熏香的氛圍，而且由於重新感覺到神廟門外的世界依然美麗和自然，我所處的惶恐不安和過度興奮的精神狀態也得到了無限的冷卻和安撫。

賽布亞看著我的臉，似乎透過某種微妙的同情察覺到了我模糊的想法，並向我解釋了這些想法。

他說，“太陽仍然燦爛地升起，花兒依然敞開心扉，迎接它的問候。敞開你的心扉，滿心歡喜吧。”

我沒有回答他。我年輕，沒有受過教導。我無法用言語回答他，但當我們穿過花園時，我抬頭看著他的臉，我想我的眼睛一定說出了我的心思。

「我的孩子，」他說，「不應因為在夜裡你曾進入過黑暗，就有理由懷疑黑暗背後光明是否仍在。晚上躺下睡覺時，你不用擔心早上會看不到太陽。你進入了比黑夜更深的黑暗，你將看到比這更明亮的太陽。」

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儘管我在腦海中琢磨他的話。我什麼也沒說，因為對我來說，甜美的空氣和人類的同情心已經足夠了。我似乎沒把聽到的話放在心上，也不在意去理解自己的經歷，因為我現在已經到了有新鮮空氣的地方。我只是個孩子，恢復體力的喜悅讓我忘記了一切。

這是很自然的；而今天，在我看來，所有自然的東西都充滿了魅力。然而，就在我再次進入大自然，開始陶醉於回歸自然的時候，我卻突然被帶離了自然。

我去到了哪裡？唉！我怎麼知道呢？世界的語言中沒有足夠的字詞來描述任何位於所謂自然界之外的真實事物。

我能肯定嗎？我自己的雙腳正站在綠草地上嗎？肯定嗎？我沒有離開我站立的地方？肯定嗎？賽布亞就站在我身邊？我按了按他的手。是的，手就在那裡。然而，我的感覺告訴我，大自然已經放棄了我，我又回到了我所害怕的那個感覺、視覺和聽覺的世界。

我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但我驚恐地站著，像暴風雨前的樹葉一樣顫抖著。我將要看到什麼？是什麼在我身邊？是什麼讓我的眼前蒙上了一層迷霧？

我閉上了眼睛。我不敢看。我不敢面對周遭昏暗的現實。

“睜開眼睛，我的孩子，”賽布亞說“告訴我，我們的女士在嗎？”

我睜開眼睛，害怕看到那張可怕的臉孔，它曾在黑夜中讓我充滿恐懼。但沒有，在那瞬間我什麼也沒看到，我鬆了一口氣，因為我一直期待著看到那張臉緊貼著我，帶著一絲憤怒的笑容的臉。但轉瞬之間，我又高興起來。賽布亞在我悄悄不知時把我帶到了蓮池旁邊；我看到了那個像以前一樣彎腰喝著清澈流水的美麗女人，她金色的長髮把她的臉遮住了一半。

「跟她說話吧！」賽布亞大喊。「我從你的臉上看到她就在你面前。哦，跟她說話吧！她從未與這一代人中的任何祭司說過話——跟她說話吧，因為我們確實需要她的幫助！」

賽布亞像昨天一樣，跪倒在我身邊。他的臉上洋溢著懇切的神情，眼裡充滿了祈求。望著他的眼睛，我的心被我說不清是什麼的東西震撼了，好像是那個金髮女子在呼喚我，好像是賽布亞把我推向她。我的肉身並沒有離她更近一些；但在我的意識裡，我站了起來，向著蓮池走去，直到靠在池邊，我觸到了她落在水面上的裙裾。我抬頭望向她的臉，但我看不見她的臉。她的臉上散發著光芒，我只能像看太陽一樣看著她。然而，我感覺到她的手撫摸著我的頭，我的腦海中悄悄浮現出她所說的話，儘管我幾乎沒有意識到我聽到了這些話語。

「開了天眼的孩子啊，」她說，“你的靈魂是純潔的，它肩負著沉重的使命。但你要靠近充滿光明的我，我將為你指明前行的道路。”

“母親，”我說，“那黑暗是怎麼回事？”

我幾乎不敢把問題更直接問出來。似乎如果我說起那張可怕的臉，它就會憤怒地出現在我面前。當我說出這句話時，我感覺到她的手上傳來一陣震顫。我以為她要對我發怒了，但她的聲音卻像雨滴一樣甜美而輕柔地傳入我的意識中，給我帶來了一種神聖的感覺，就像乾涸土地上的人民在甘露降臨前所產生的那種感覺一樣。

「黑暗並不可怕，當靈魂在光明中變得更加強大時，它就會被征服和驅趕。我的孩子，神廟最裡面的聖殿是黑暗的，因為那裡的信徒無法承受光明。你的世界的

光照不到那裡，讓它被精神之光照亮吧。但那些無明的祭司躲在自己的自負中，用黑暗安慰自己。

此刻，我彷彿被從她那裡拉了回來。我想緊緊抓住她的衣擺，但雙手無力；當我失去對她的觸碰時，我似乎也失去了她的臨在。我只感到一陣難以忍受的身體的躁動。我無助地閉上了眼睛，離開了她；我費力地睜開眼。我眼前只有蓮花池，池中開滿了花中王后——盛開的花朵莊嚴地浮在水面上。陽光灑在金色的花蕊上，我看到它們泛著金髮的光澤。然而，一個充滿憤怒的聲音，儘管語調緩慢而從容，卻將我從夢境中喚醒。

我轉過頭，驚訝地發現賽布亞正站在兩個見習僧中間；他低著頭，叉著手。大祭司阿格瑪德和卡門站在我旁邊；阿格瑪德正在和賽布亞說話。我很快就意識到賽布亞因為我而蒙羞，但我不知道他做了什麼錯事。

阿格瑪德和卡門分別站在我兩側。我知道我應該走在他們中間。我們默默地走向神廟，再次走進陰暗的大門。

第五章

我被帶進了祭司們吃早餐的大廳。房間裡的人幾乎都走空了；但阿格瑪德和卡門仍在窗邊低聲交談。兩名見習僧把我帶到桌邊，給我拿了油油的糕點、水果和牛奶。被這些年輕人侍奉讓我感到很奇怪，他們不跟我說話，我敬畏地認為他們在神殿的可怕秘儀方面比我更有經驗。我一邊吃著糕點，一邊納悶，為什麼我見過的那些見習僧侶們，沒有一個跟我說話；但當我回想起我在神廟裡度過的短暫時光，我突然意識到，我從未與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單獨相處過。即使現在，阿格瑪德和卡門仍然留在房間裡，所以我看到，侍奉我的年輕人臉上都帶著恐懼的沉默。我猜想，那種恐懼，並非是像怕像學校校長那樣的凡人的眼睛，而是怕某種擁有萬能洞察力和魔力的觀察者，他不會被欺騙。我看到兩個年輕人臉上都沒有任何表情。他們的行為就像機器人一樣。

食物緩解了先前身上的疲憊。吃完飯後，我急切地起身，透過高高的窗戶望去，想看看賽布亞是否在花園裡。阿格瑪德卻迎面走來，擋在我和窗戶之間，用一種讓我深深畏懼的目光凝視著我。

「跟我來，」他說。他轉身而去；我低著頭跟在他身後，我所有新的活力和希望都消失了；為什麼，我不知道；我說不清為什麼當我凝視著那件白袍的繡花下擺時——它似乎在我面前的地面上如此平爽地滑過——我卻感覺我正在跟著厄運。

我的厄運！阿格瑪德，典型的神殿祭司，真正的大祭司之領袖。他是我的厄運。

我們穿過各種走廊，最後踏入從神殿大門通往至聖之所的寬闊走廊。即便陽光透過大門，照亮了它那難以言喻的陰暗，但看到聖殿時，我心中仍充滿恐懼。然而，我對阿格瑪德的恐懼如此深重，以至於我獨自一人與他相處時，唯有默默地順從地跟隨他。我們走向走廊深處——我每踏出一步，就離盡頭那扇可怕的門更近一步，在夜色的黑暗中，我曾在那裡看到那個醜陋的身影出現。我目光掃視著牆壁，恐懼之情如同飽受折磨的靈魂凝視著那些可怕的宗教審判的刑具。一旦眼睜睜

地直視即將來臨的厄運，就不可能不極恐卻又全神貫注地看著它。在我盲目的恐懼中，我開始想像走廊的牆壁，在我們沿著它走下去時，它似乎在我們身後關起來，將我們與我迄今為止所生活的明亮、美麗的世界隔絕開來。

我如此專注地掃視著這些光滑而可怕的牆壁，當我們接近那扇門時，我注意到一扇小門，它與聖殿的門成直角。如果不是因為我這麼緊張地觀察一切，否則我不會注意到它；因為與走廊大門一端的燦爛陽光相比，走廊盡頭的黑暗確實很深沉。

我們走近這扇小門。正如我所說，它與聖殿的牆壁成直角。它離聖殿的門很近，但卻開在走廊的牆壁裡。

現在，我邁步似乎是身不由己；我的意志肯定會帶我回到陽光下，陽光讓這世界充滿美麗的鮮花，讓生活看起來是一個輝煌的現實，而不是一個可怕而難以想像的夢！

然而，門就在那裡——阿格瑪德站在那裡，手扶著門。他轉過身，看著我。

「別害怕，」他語氣平靜，沉著地說。“我們的聖殿是我們的家的中心，即使站在它附近也足以讓我們充滿力量。”

我經歷了和阿格瑪德第一次在花園裡用他的聲音鼓勵我時一樣的經歷。我努力抬起眼睛，望向他，想看看他英俊的臉是否也流露出同樣的鼓勵。但我看到的只有那雙藍眼睛裡令人難以忍受的平靜；它們冷酷無情，不可動搖：那一刻，我的靈魂驚恐萬分，從這雙眼睛裡，我完全看到了猛獸的殘忍。

他轉身打開門，走了進去，用手扶著門要我跟進。我跟著他——是的，儘管我的腳步似乎不甘情願地將我帶入深淵。

我們走進一間低矮的房間，牆的高處有一扇寬大的窗戶。房間掛著華麗的窗簾和帷幔；房間一側擺放著一張矮矮的床榻。當我的目光落在床上時，我不禁嚇了一跳；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立刻就想到，這就是我昨晚睡過的那張床。房間裡裝飾

得富麗堂皇，雖然有很多美麗的東西可看，但我卻什麼也看不進去。我只是心生疑惑，為什麼這張床會被從我睡過的房間搬到這裡。

當我凝視著它，陷入沉思時，我突然意識到一片寂靜——徹底的寂靜——以及孤獨。

我突然驚恐地轉過身。

是的！我孤身一人。他走了——那個可怕的祭司阿格瑪德——他沒說一句話就走了，把我留在了這房間裡。

這意味著什麼？

我走到門那兒，試著推它。門緊緊關著，還上了門。我成了囚犯。但這又意味著什麼呢？我環顧四周厚重的石牆，又抬頭瞥了一眼高高的窗戶，想到了我就在聖殿附近，我猛地撲倒在床上，摀住了臉。

我猜想我肯定在那裡躺了好幾個小時。我不敢起身，不敢打攪任何東西。除了祭司阿格瑪德那雙無情的藍色眼睛，我無所求救。我躺在床上，緊緊閉上雙眼，不敢面對我的牢房，祈禱黑夜永遠不要來臨。

我確信天色還早，儘管我不知道自己和塞布亞在花園裡待了多久。太陽高照，陽光從窗外傾瀉而入。過了好一會兒，我才轉過身，突然驚恐地環顧房間。我感覺房間裡有人——但除非有人躲在簾子後面，否則房間裡看不到任何影子。

不，我孤身一人。當我鼓起勇氣，抬頭仰望那映照在窗外的陽光時，我開始意識到，它依然真實存在；儘管我最近經歷了可怕的事情，但我依然只是一個熱愛陽光的男孩。

這種吸引力越來越強烈，最後演變成了爬上高窗一睹為快的渴望。我熱切地渴望這樣做，而我無法解釋這種渴望背後的原因，就像我無法解釋一個孩子腦中大多數好奇而任性的目的。總之，我從床上站了起來——將周遭所有的恐懼拋諸腦後，現在我終於有了一個足夠孩子氣的目標，足以讓我全神貫注。牆壁非常光滑；

但我幻想著，站在窗下的桌子上，我的手就能夠到窗台，然後把自己拉起來向外看。我很快就爬上了桌子，但即使伸直雙臂，也幾乎構不到窗台。我跳了起來，勉強抓住窗台，才勉強把自己提了上去。我想，這件事對我來說一定很有趣；因為我當然沒想到會看到除了寺廟花園之外的任何東西。

我所看到的，儘管可能沒有什麼令人吃驚的東西，但卻讓我的快樂消失了。

那裡沒有花園。窗外是一小塊方形的空地，四周環繞著高高的空牆。我很快就發現，這些牆顯然是神殿的牆壁，而不是外牆。這塊空地位於那座宏偉建築的中心地帶，因為我能看到柱子和屋頂從各面高聳而出，而牆壁則是光禿禿的。我的窗戶是唯一看到這個院子的窗戶。

就在這時，我聽到房間裡傳來一陣微弱的動靜，我迅速落下，站在桌子上，驚恐地環顧四周。那個聲音似乎是從遮著半面牆壁的厚重布簾後面傳來的。我屏住呼吸，即使在這光天化日之下，陽光明媚，我還是有點害怕自己會看到什麼。因為我不知道除了我進來的那扇門之外還有其他入口，所以我幾乎不敢希望會有一個真的人出現！

然而，這些擔憂很快就消失了，因為簾子被拉開了一點，一個我從未見過的黑袍小僧從遮蔽處悄悄爬了出來。我對他鬼鬼祟祟的樣子感到疑惑；但我並不害怕，因為他手裡拿著一朵美麗的聖白蓮花。我從桌上跳下，朝他走去，目光注視著那朵花。走到他跟前時，他低聲快速地開口說道。

「這是塞布亞送的，」他說，「好好珍惜，但別讓任何祭司看到。珍惜它，它會在你需要的時候幫到你；塞布亞懇請你記住他對你說過的每一句話，最重要的是，相信你對真正的美的熱愛，以及你本性的好惡。這就是我要傳達的信息，」他說了一步，向窗簾說了一步。「為了讓塞布亞高興，我冒著生命危險來到這裡。小心，千萬不要靠近這扇門，也不要表現出你知道它的存在；它通向大祭司阿格瑪德的私人房間，任何膽敢擅入之人，都會面臨無法忍受的懲罰。」

「那你是怎麼過來的？」我好奇地問。

“所有的祭司都在忙著早晨的儀式，而我成功地悄悄溜了出來，來到你這裡。”

“告訴我，”我喊道，一把抓住他，儘管他正努力快步走出門外，“為什麼塞布亞沒來？”

“他不能來——他被嚴密監視著，不可能靠近你。”

「可這是為什麼呢？」我驚愕又疑惑地喊道。

「我不知道，」小僧說著，從我手中抽出了他的衣服。“記住我說的話。”

他匆匆走出門外，關上了門。我發現自己一半裹在厚厚的簾子中。他的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讓我驚愕不已，當我回過神來，我猛地撥開簾子，手裡拿著白蓮花從那裡走了出來。

我的第一個念頭，甚至還沒來得及思考那些需要記住的話，就是要把我這朵珍貴的花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我溫柔地捧著它，彷彿它是我愛人呼吸的軀體。我焦急地環顧四周，想找一個隱藏它的地方，既不為人知，又能保存它。

我匆匆檢查了一會兒，發現就在我床頭後面，窗簾稍稍往下垂的地方有一個角落。至少我可以把它放在這裡一會兒；它有足夠的空間呼吸，除非窗簾被拉開，否則不會被看到——而且，放在我的床後面似乎比其他地方更不容易被發現。我匆匆把它放在這裡，不敢把它拿在手裡，生怕儀式結束後阿格瑪德走進我的房間。於是我把它藏了起來，然後四處尋找可以放它的水器，因為我想到，如果我不給它一些它所鍾愛的水，它就活不了多久，作為我的朋友伴著我。

我找到一個盛水的小陶罐，把花放了進去，心裡琢磨著要是祭司們發現罐子沒了，向我要我該怎麼辦。我不知道在這種緊急情況下該怎麼辦；但如果那朵花被找到了，我只希望老天啟迪我怎樣應答，以便塞布亞不又被怪罪；因為，雖然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如何，但很明顯，他因為與我有關的事情而受到了指責。

我走到床上坐下，靠近我心愛的花。我多麼想把它放在陽光下，盡情欣賞它的美！

一天就這樣過去了。沒有人接近我。我看著太陽從窗外落下，看著夜幕降臨。我依然孤身一人。我不覺得我更恐懼了。我不記得那一晚帶給我任何恐懼的痛苦。我心中充滿了深深的寧靜，這或許是白天漫長而平靜的時光帶來的，或許是那朵美麗卻看不見的花帶來的；因為它始終在我眼前，散發著光芒，散發著嬌豔的美。我不再有前一晚那些揮之不去的、難以忍受的靈象。

天色已晚，通往走廊的門開了，阿格瑪德走了進來，身後跟著一位年輕的祭司，他給我端來了食物和一杯散發著奇異甜味的糖漿。如果不是我渴望食物，我根本不會從床上起來。我之前沒想過要吃東西，但我確實很虛弱，肚子也餓了。於是，我急忙起身，當年輕的祭司把食物端到我身邊時，我先喝了一口糖漿——確實是他先遞給我的——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筋疲力盡了。

我喝的時候，阿格瑪德看著我。我放下杯子後，又抬眼望向他，眼神中帶著一絲新的挑釁。

“如果你把我一個人留在這房間裡，”我大膽地說，“我會發瘋的。我這輩子從來沒有一個人待這麼久過。”

我一時衝動，說出了這些話。當我獨自度過漫長的時光時，這事似乎不那麼可怕；但現在，我突然意識到這種囚禁我的邪惡，於是說出了我的感受。

阿格瑪德對年輕的祭司說：“把食物放下，去把我外屋沙發上的書拿來。”

小僧便去辦事了。阿格瑪德什麼也沒對我說；而我——說完了該說的話，並沒有像我預料的那樣被懲罰——便從盤子裡拿起一塊油油的蛋糕，高高興興地繼續吃起來。

五年後，我不可能以這種方式面對阿格瑪德的。我剛剛違抗了他，根本不會能夠吃飽。但現在，我因年輕人的極度無知和無所謂而歡喜。我無法衡量這位祭司的

智慧深度和他那嚴肅的殘酷的廣度。我怎麼可能了解呢？我一無所知。而且，我對他殘酷的方式——目的和意圖——一無所知。我完全蒙在鼓裡。但我很清楚，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我在神殿裡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已經充滿了孩子般的幻想，如果我要以如此不幸的方式活著，就逃離神殿（即使是沿著那條可怕的走廊）。我那時根本不知道自己受到了多麼嚴密的監守。

我吃喝的時候，阿格瑪德一言不發。過了一會兒，年輕的祭司打開門走了進來，手裡拿著一本厚厚的黑色書。他把書放在桌上，阿格瑪德要他把桌子搬近我的床。然後，他從房間角落拿來一盞燈，放在桌上。他點亮了燈之後，阿格瑪德說：

「你讀這本書，就不會感到孤單。」說完，他轉身離開了房間，年輕的祭司跟在後面。

我立刻打開了書。回想起來，那時的我似乎和大多數男孩一樣充滿好奇心；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任何新事物都會暫時吸引我的注意力。我翻開黑色封面，凝視著第一頁。彩頁很美，我欣賞地看了一會兒，然後開始拼讀上面的字母。它們在灰色的背景中格外醒目，色彩鮮豔得如同火焰。書名是——《魔法的藝術與力量》。

這對我來說簡直是胡扯。我當時還是個沒受過什麼教育的男孩，我不知阿格瑪德覺得這樣的一本書能帶給我什麼陪伴。

我漫不經心地翻閱著書頁。除了主題以外，我完全看不懂，連用詞也讓我很費解。阿格瑪德居然把這本書交給我讀，真是荒唐。我打了個大大的哈欠，合上書，正要躺回床上，卻驚訝地發現我不是一個人。在放著我的書和檯燈的小桌子的另一邊，站著一個穿著黑衣的男人。他正熱切地看著我，但當我回望他時，他似乎稍微退了一點。我納悶他怎麼能如此悄無聲息地進來，並且悄無聲息地靠近我。

第六章

「你有什麼願望嗎？」那人用清晰但非常低沉的聲音說。

我驚訝地看著他。從他的穿著來看，他似乎是個見習僧；但他說起話來卻好像他能滿足我的願望一樣——而且，他的語氣也不像一個普通的僕人。

「我剛吃過飯，」我回答道，「除了想離開這個房間，我沒有什麼願望」。

「這個願望，」他平靜地回答，“很快就能滿足。跟我來。”

我驚訝地瞪大了眼睛。這個見習僧一定知道我的處境——一定知道阿格瑪德想對我做什麼。他敢這樣違抗他嗎？

“不，”我回答，“大祭司們把我囚禁在這裡，如果發現我逃跑，我將受到懲罰！”

「來！」他只說這一句。說話的同時，他命令似的舉起了一隻手。就像身體疼痛似的，我大叫起來；為什麼，我不知道。然而，我的感覺似乎是，我被一個罪惡抓住了——某種難以承受的力量抓住了我的身體，搖晃著它。一秒鐘後，我站在了神祕訪客的身邊，我的手緊緊地握著他的手。「別回頭看！」他說。“跟我來。”

我跟著他。然而，到了門口，我想轉過頭去看看，似乎費了好大勁，我才轉過了頭。

難怪他叫我不要回頭！難怪他催促我離開房間，因為當我的視線轉過來時，我像被施了咒一般，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同時抗拒著他的鐵腕。

我看到了自己——其實是我失去知覺的身體——然後，我第一次明白，我的同伴不是凡間之人——我又進入了陰影之國。

但這驚奇完全被一個更大的驚奇吞沒了——這個驚奇足以讓我堅強地抵禦他把我從房間里拉出來的努力。

她站在床榻後面，向前俯著身——和我第一次看到她彎腰喝水時的那種優雅的俯身姿態一樣——我看到了白蓮女王。

我聽到她說話了。她的聲音傳到我耳邊，像水滴，像噴泉的水花。

「醒來吧，睡著的人，不要再做夢了，也不要再停留在這可惡的詛咒裡。」

「遵命，女王，」我在內心喃喃自語，瞬間，一團霧氣似乎將我包圍。我的意識很模糊，但我知道，遵從美麗女王的願望，我正在努力恢復我的自然狀態。我小有成功，逐漸恢復了意識，疲憊而沉重地睜開眼睛，看到的是一個荒涼空蕩的房間。見習僧離開了我——我對此很高興——但是，唉！蓮花女神也離開了我。房間似乎真的空了，我環顧四周，心情十分沉重。在我幼稚的心靈中，與其說蓮花女神是一位女王，不如說她是一位美麗的母親。我渴望她溫柔的陪伴，但她不在我身邊。我清楚知道，她沒有藏在這個房間裡不見我。我用心靈感覺到了她不在身邊，也用眼睛看到了這個事實。

我無精打采地起身，因為最後的掙扎確實讓我疲憊不堪，我走到沙發後面的角落，我親愛的花就藏在那裡。我把簾子拉開了一點，想看看我的寶貝。唉！它已經垂下了可愛的頭！我急忙跑上前去，確認我確實給它灌了水。是的，它的莖深深地插在牠喜愛的水中。然而，花兒像死了一樣耷拉著，花莖無力地彎在容器的邊緣。

「我的花兒，」我跪在它身邊喊道，“你也離開我了嗎？我真的是孤單一人嗎？”

我從容器中取出那朵焉了的花朵，把它放在我的胸前，放在我的長袍裡。然後，我一時心灰意冷，再次躺在沙發上，閉上眼睛，努力讓眼前一片黑暗，空無一物。

誰知道有什麼辦法能讓內在之眼閉合呢？那雙擁有任何黑暗都無法遮蔽的可怕天賦的眼睛，怎樣使它們看不見靈象呢？那時，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當我從漫長而寂靜的休息中醒來時，夜幕已經降臨大地。窗外是月夜，一縷銀色的月光從高高的窗戶射進我的房間。就在那道光中，我看到了一件白色衣服的下擺，下擺上繡著金色的花紋。我認得那繡花——我慢慢地抬起眼睛，我想這應該是阿格瑪德，確實是他。他就站在昏暗的陰影裡；但即使看不見他的臉，也不容易把他的舉止和另一個人的舉止混淆起來。

我一動不動地躺著，但他似乎馬上就知道我醒了。

他說：「起來吧。」我站了起來，站在我的床邊，睜大恐懼的眼睛盯著他。

他說：「把你身邊的東西喝了。」我看了看，發現杯子裡裝滿了紅色的液體。我喝了下去，盲目地希望它能給我力量，讓我能夠承受今夜寂靜的時光帶給我的任何磨難。他說：「來吧，」我跟著他走到門口。我半有意識地向窗外看了一眼，心想，也許新鮮的空氣和自由就在眼前。突然，我感覺到自己的眼睛被蒙住了——我趕緊把手放在眼睛上，一種柔軟的東西蒙住了我的眼睛。我在驚奇和恐懼的沉默中一聲不吱；我感到自己被人攙扶著，小心翼翼地引著向前。我不禁打了個寒顫，心想一定是阿格瑪德的手臂支撐著我，但我還是順從地接受了，因為我知道自己無力反抗。

我們緩緩前進；我意識到自己離開了我的房間，並在房間以外走了一段距離，但究竟走了多遠，朝哪個方向走，我無法猜測，因為我被蒙住了眼睛，一頭茫然。

我們在深深的寂靜中停了下來；攙著我的手臂移開了，我感覺到眼睛上的繃帶被拿掉了。我的眼睛睜開了，眼前一片漆黑，我舉起手，想確認眼睛上是不是還蒙著布。不，眼睛沒被蒙住，是睜開的，然而，它們注視著的只是一堵看不透的黑暗的牆。我的頭又痛又暈——我喝下的濃烈汁液似乎讓我的腦袋混沌。我一動也不動，希望能恢復過來，認出自己在哪裡。

就在我等待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身邊多了一個生靈的存在。我沒有退縮。我似乎知道那是美麗的，是友善的，是榮光的。我被一種渴望所激動，一種無法形容的用精神向那個未知的存有靠攏的感覺。

寂靜中，我耳邊突然傳來低沉甜美的話語。

“告訴阿格瑪德，他違反了律法。只有一位祭司可以進入至聖之殿，不可再多。”

我認出了蓮花女王流水的聲音。雖然我並不知道祭司阿格瑪德也在，但我還是義無反顧地服從了女王。

「只有一位祭司可以進入至聖之殿，」我說，「不可再多。阿格瑪德在此，違反了律法。」

阿格瑪德用莊嚴的語調回答：「我要聽女王說話」。

「告訴他，」另一個聲音說道，「如果我能在她面前露面，我就不會等你了。」這個聲音讓我的靈魂為之激動，讓我的身體為之顫抖。

我重複著她的話。沒有回答，但我聽到了一陣腳步聲，一扇門輕輕地關上了。

隨即，一隻柔軟的手觸碰了我。我同時感覺到了這隻手的觸碰，以及胸前微弱的光亮。一瞬間，我感覺到那隻手伸進了我的衣服，想把我藏在裡面的枯萎的蓮花掏出來。但我並沒有試圖阻止，因為當我抬起頭時，一束光吸引了我的眼睛，我看到了站在我面前的蓮花女王。

我朦朧地看到了我的女王，在我童稚的心靈中，我開始用「女王」稱呼她。我看不清楚，彷彿籠罩在一片霧氣中，但卻清晰得足以讓我為她的近在咫尺而感到歡欣。當我看著她時，我看到她懷裡緊緊抱著那朵從我懷裡拿走的枯萎的花。我驚訝地看到，那朵花更加凋謝，越來越暗，最後完全消失了。但我並不感到遺憾，因為隨著花朵的凋謝，女王在我的視線中變得更加明亮和清晰。當那朵花完全消失時，她站在我的身邊，清晰而鮮明，被她自己的光芒照亮。

「不要再害怕了，」她說，『他們傷害不了你，因為你已經進入了我的世界。雖然他們把你關進了罪惡和虛假的地牢，但不要害怕，要觀察一切，記住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她自信而親切的話語似乎照亮了黑暗。我變得勇敢又充滿力量。

她伸出手，輕輕地撫摸我。這種撫摸讓我心中充滿了火熱，這種火熱勝過我所經歷過的任何溫暖。

「埃及的聖花長在聖水中，聖水的純淨與安寧是它永恆的棲息地。我是這朵花的靈魂；我靠真理之水滋養，我的生命由愛，這來自天堂的氣息而成。然而，雖然我的愛之翼仍護愛著這片土地，但我的塵世安息之地的墮落卻安息之地的墮落卻正在驅趕天堂的光芒，這光芒就是智慧。

「告訴我，」我說，「我什麼時候能再去看蓮花？您能不能在明天，在陽光下帶我去？現在已經是晚上了，我累了，我可以睡在您的腳邊，明天再和您一起去花園嗎？」

「可憐的孩子，」她說，向我彎下腰來，她的氣息向我飄來，就像野花的香氣一樣甜美，「他們讓你吃苦了！在我懷裡休息吧，因為你會作為代表我的先知，使我所愛的國度覺醒。力量和健康必須像珠寶一樣鑲嵌在你的眉間。我會守護你，睡吧，孩子。」

我在她的吩咐下躺下，雖然我知道我躺在冰冷堅硬的地上，但我感覺我的頭枕在一隻柔軟並充滿舒緩的磁性的手臂上。我陷入了深深的、無夢的、不受干擾的沉睡中。

那天晚上，阿格瑪德的秘密記錄中只寫了一個字——「徒勞」。

第七章

當我醒來時，手中拿著一朵白色的花。它的美麗讓我心中充滿喜悅，我看著它，神清氣爽，彷彿睡在母親的懷抱裡，這是她親吻我的嘴唇，因為我把這朵半開的蓮花放在嘴邊。我起初並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得到它的，我只是看著它的美麗而感到高興，因為它讓我知道，我的女王，我唯一的朋友，確實在守護著我。

突然，我看到有人走進了房間，但她並沒有走進房間，而是似乎從陰影中走了出來。我現在看到，我躺在阿格瑪德帶我來的那個房間的床上。我幾乎不知道我是如何度過了昨晚的那些時辰，也不知道我是在什麼地方度過的，但我覺得是他抱我回到床上的。我很高興又回到了那裡，也很高興看到這個走近我的孩子。她比我年輕，像陽光一樣燦爛。她走近我，然後停了下來；我向她伸出了手。

她說：“把花給我。”

我猶豫了一下，因為擁有這朵花會讓我感到快樂，但我不能拒絕她，因為她笑了，而神殿裡到現在還沒有人對我笑過。我把花給了她。

「啊！」她叫道，「它的葉子上有水！」她厭惡地把它甩開。我氣急敗壞地從床上站起來，去搶救我的寶貝。孩子立刻又把它搶了過來，笑著從我身邊跑開了。我以最快的速度跟了上去。我只是個孩子，我像個孩子一樣追著她，因為我很生氣，決心不讓她得逞。我們飛快地穿過沒有人的許多大房間，孩子穿過巨大的帷幕，我像鄉下孩子一樣敏捷地跟在後面。突然，我撞上了一堵堅固的石牆。她怎麼可能躲過這個？我是緊追她的啊。我怒火中燒，回過頭去，但我被嚇得一聲不吭，因為阿格瑪德祭司就站在我面前。我做錯了嗎？不可能，因為他在微笑。

他說：「跟我來吧，」他的語氣非常溫和，讓我毫不畏懼地跟著他走。他打開了一扇門，我眼前出現了一個開滿鮮花的花園，一個用樹籬圍起來的方形花園，樹籬上也開滿了鮮花，花園裡到處都是孩子，他們都飛快地跑來跑去，玩著我不懂的複雜遊戲。他們人數這麼多，跑得這麼快，起初我還有些茫然，但突然間，我看到了他們中間那個拿了我的花的孩子。她把花戴在裙子上，看到我時露出了嘲弄的笑

容。我立刻投入了人群。雖然我不知道為何，但我似乎一下子就遵守了遊戲或舞蹈的規則。我不知道那是什麼遊戲，雖然我在人群中穿梭自如，卻不知道他們在追逐什麼目標。我跟著遊戲，追逐著女孩的身影。雖然我沒能成功接近她，因為她是如此敏捷，但我很快就喜歡上了這動感、刺激、歡樂的臉和笑聲。無數花朵的芬芳讓我心曠神怡，我開始熱切地渴望擁有其中的一些。想著這些花兒，我忘了蓮花，但我還是在迷亂的舞蹈中匆忙奔跑，並向自己許諾，舞蹈結束後，我將得到一大簇鮮花；此時此刻，即使這個花園是阿格瑪德的，我也不會怕他或怕他有不快。突然，我聽到一百個孩子的歡呼聲。

“他得到了！他得到了！”

那是一個球，一個金色的球，很輕很輕，我可以把它拋向很遠很遠的天空，但它總是回到我舉起的手中。當我聽到其他人的喊聲時，我發現它就在我的腳下，我立刻知道球是我的。現在，我看到我身邊除了那個拿走我的蓮花的孩子，沒有其他人了。蓮花現在不在她的衣服上，我已經把它忘了。但她在笑，我看到她，也笑了。我把球丟給她，她又丟回給我，從花園的這頭丟到那頭。

突然，一陣清脆響亮的鈴聲在空中響起。「來，」她說，「要上課了，來吧！」她抓住我的手，把球扔了出去。我渴望地看著那顆球。

「那是我的，」我說。

“現在沒用了，”她回答“你必須得到另一個獎品。”

我們手牽手跑開了，穿過另一個花園，來到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大房間。曾經和我一起玩耍的孩子都在這裡，還有更多的孩子。房間裡的空氣沉重而甜美。我並不感到疲倦，因為我剛從長眠中醒來，還是鮮明的清晨，但現在進入這個房間，我感到疲憊不堪，腦袋發熱。

聽著周圍孩子們的聲音，我很快就睡著了。當我醒來時，聽到的是像在花園裡的呼喊聲。“他得到了！他得到了！”

我站在一個寶座上，那是一個大理石的高座。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在空氣中迴盪。我剛才在講話。孩子們圍著我，但他們都聚集在大理石座位上或旁邊。我記得帶我來這裡的那個孩子說過，老師就站在這個寶座上。那為什麼我們這些孩子會在這裡呢？我定睛一看，哎呀！原來滿屋子都是祭司！他們站在學生的位置。他們靜靜地站著，一動也不動。我再次聽到孩子們喊道：“他得到了！他得到了！”我突然狂熱地從寶座上跳了下來，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做。我站在地上一看，孩子們都不見了。除了那個帶我來這裡的孩子，我看不到他們中的任何人。她站在寶座上，歡快地笑著，拍著手。我想知道是什麼讓她這麼高興，低頭一看，我站在一圈白袍祭司中間，他們跪在地上，直到額頭觸地。這意味著什麼？我猜不出來，驚恐地站在原地。突然，孩子叫了起來，好像在回答我的問題：“他們在崇拜你！”

我對她的話感到驚奇，但另一個現象讓我更驚奇。因為我明白，只有我聽到了她的聲音。

第八章

我被帶回自己的房間，年輕的祭司們送了食物給我。我很餓，因為我沒有結束斷食，我覺得食物很精緻。送食物給我的年輕祭司們在獻上食物時單膝跪地；我驚訝地看著他們，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中的許多人帶來了我從未見過的水果、美味的糖漿和精緻的甜點，也帶來了鮮花。他們把一簇簇花送到我身邊，還把開滿花的灌木擺在牆邊。看到這些，我高興地叫了起來，就在我叫喊的時候，我看到阿格瑪德站在帷幕的陰影裡。他的眼睛盯著我，冰冷而沒有笑容。但我現在不怕他了，我心裡充滿了新的快樂，這使我大膽。我從一朵花到另一朵花，親吻著花朵。濃鬱的花香瀰漫了整個房間。我很高興，也很自豪，因為我覺得我再也不用害怕這個冷酷的祭司了，他就像大理石雕刻的一樣，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這種無所畏懼的感覺解除了我童稚心靈的痛苦。

他轉身消失了。當他掀開簾子離開後，我看到孩子在我身邊。

“看，”她說，“我給你帶來了這些花。”

「是你！」我驚呼道。

“是的，我告訴他們你喜歡花。這些花又大又甜美，是長在泥土裡的花。你累了嗎？要不我們出去玩吧？你知道那個花園是我們自己的，而球就在那裡嗎？有人幫你拿回來了。”

“告訴我，”我說“為什麼祭司們今天要向我下跪？”

「你不知道嗎？」她說，好奇地看著我。「這是因為你今天坐在寶座上傳道，說了一些睿智的話，他們聽得懂，但我們聽不懂。但我們看到你贏得了大獎。你會贏得所有的獎項。」

我坐在沙發上，雙手抱頭，驚訝地看著她。

「但我怎麼做了這些，卻會不知道呢？」我問。

「當你不抗爭時，你就會變得偉大；當你不知道時，你會贏得所有獎項。如果你安靜而快樂，你會受到所有這些祭司的崇拜，甚至最傑出的祭司也會崇拜你。」

我驚訝地待了一會兒，然後說：“你年紀很小。你怎麼會知道這些？”

“花兒告訴我的，”她笑著說“它們是你的朋友。但這都是真的。現在來和我玩吧。”

「還不行，」我說。事實上，我覺得我的頭又熱又沉，心裡充滿了好奇。我無法理解她的話。

我驚呼道：“我不可能從寶座上傳道。”

“你確實做了！大祭司們在你面前低下了充滿敬畏的面容。因為你告訴他們如何舉行一些奇怪的儀式，而你站在這儀式中間。”

“我！”

「是的，因為你告訴他們你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如何準備，當他們把衣服穿在你身上時，應該說些什麼。」

我饒有興趣地看著她。「你能告訴我更多嗎？」當她停下來的時候，我說。

“你要生活在長在地裡的花叢中，經常和孩子們一起跳舞。哦，還有很多事情。但儀式的內容我不記得了。但你很快就會知道了，因為就在今晚。”

我嚇得一下子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別害怕，」她笑著說“因為我將和你在一起。這讓我很高興，因為我屬於神廟，但我從未被允許參加過神聖的儀式。”

“你屬於神廟！但他們聽不到你的聲音！”

「有時他們看不到我！」她笑著說，「只有阿格瑪德能一直看到我，因為我是他的。但我不能和他說話。我喜歡你，因為我可以和你說話。來吧，我們出去玩。花園裡的花和這裡的花一樣甜美，球也在那裡。來吧。」

她拉著我的手，快步走了。我任由她牽著，因為我陷入了沉思。但外面的空氣如此清新甜美，花朵如此鮮豔，陽光如此溫暖，很快我就在快樂中忘卻了思緒。

第九章

夜幕降臨。我睡意朦朧，心滿意足，因為我在散發著甜香的空氣中東遊西蕩，快樂開心。整個晚上，我都睡在鮮花環繞的床上，房間裡瀰漫著花香，我還做了一些奇怪的夢，夢見每朵花都變成了一張笑臉，我的耳邊充滿了神奇的聲音。我突然驚醒，以為自己還在做夢，因為月光灑進我的房間，落在美麗的花朵上。我驚訝地想起了我長大的那個簡單的家。我是如何忍受那一切的？現在，在我看來，美就是生活。

我非常高興。

當我躺在床上如夢似幻地看著月光時，走廊的門突然被人們從外面打開了。走廊裡到處都是光，如此燦爛的光，月光彷彿變成了黑暗，我的眼睛被照得什麼都不見了。接著，幾個新僧走進我的房間，帶來了一些東西，由於光線太強，我看不清楚。然後他們走了，關上了門，月光下只剩下我和兩個高大、身穿白袍、一動也不動的人。雖然我不敢看，但我知道和我在一起的是誰——是阿格瑪德和卡門-巴卡。

起初，我渾身發抖，但突然間，我看到孩子從陰影中閃了出來，她的手指放在嘴唇上，臉上帶著微笑。

她說：“別害怕，他們要給你穿上你讓他們準備的漂亮衣服。”

我從沙發床上站起來，看著祭司們。我不再害怕了。阿格瑪德一動不動地站著，眼睛緊緊盯著我。另一位祭司走近我，手裡拿著一件白袍。長袍是用細麻布做的，上面繡滿了金色的刺繡，繡著我看不懂的文字。這件袍子比阿格瑪德的袍子更漂亮——我進入神殿後從未見過這麼漂亮的東西。

我很高興，伸手接過長袍。卡門走近我，當我甩開身上的衣服時，他親手給我穿上了這件長袍。

這件長袍散發著淡淡的香氣，我高興地吸了一口氣。在我看來，這是一件皇家長袍！

卡門走到門前，打開了門。強光灑滿了我的全身。阿格瑪德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眼睛緊緊地盯著我。

孩子欽佩地看著我，高興地拍手。然後她伸出一隻手，握住了我的手。她說：「來吧。」我同意了，我們一起走進走廊，阿格瑪德緊跟在我們身後。我們進入的場景嚇了我一跳，我停了下來。除了我站的靠近至聖之殿的門的地方，大走廊裡站滿了祭司。我站的地方留出了一大塊空地，空地上放著一張沙發床，床上鋪著絲綢帷幔，帷幔上繡著金色的圖案，與我衣服上的圖案十分相似。床榻的周圍是一叢香甜的花，周圍的地上散落著摘下的花朵。一大群白袍祭司一動不動地盯著我，我不禁退縮了，但這些美麗的色彩讓我心曠神怡。

「這張沙發是給我們的，」孩子說著，把我領向沙發。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動，我順從了她。我們向前走，在沙發上發現了我們在花園裡玩過的金球。我突然想知道阿格瑪德是否在看我們。他站在至聖之殿的門邊，眼睛盯著我。卡門站在離我們更近的地方，他注視著聖殿緊閉的大門，嘴唇在動，好像在重複著什麼話。似乎沒有人對我們生氣，於是我回頭看了看孩子。她搶過球，跑到大沙發的一端；我無法抗拒她的歡快；我跑到沙發的另一端，也笑了起來。她把球丟給了我；我用手接住了球，但還沒等我把球丟回給她，走廊就陷入了一片漆黑。剎那間，我在突如其來的恐懼中喘不過氣來，但我突然發現我可以看到那個孩子，她在笑。我把球丟給她，她接住了，又笑了。我環顧四周，只見一片漆黑。我想起了之前在黑暗中看到的可怕景象，如果不是因為孩子，我一定會嚇得大聲哭喊。她走到我身邊，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你害怕嗎？」她說，『我不害怕。你也不必害怕。他們不會傷害你，因為他們崇拜你！』

她說話的時候，我聽到了音樂——歡快、美妙的音樂——讓我心跳加速，雙腳渴望起舞。

片刻之後，我看到聖殿的門四周亮起了燈光，門開了。那個可怕的身影出來了嗎？想到這裡，我的四肢不禁顫抖起來，但我並沒有像以前那樣失去所有的勇氣。孩子的出現和快樂的音樂讓我遠離了孤獨的恐懼。孩子站了起來，拉著我的手。我們走近聖殿的大門。我很不情願，但我無法抗拒引導我前進的指引。我們進了門，音樂停止了。一切又都靜止了。但聖殿裡有一束微弱的光，似乎來自聖殿的遠端。孩子帶我走向那道光。她和我在一起，我並不害怕。在聖殿的盡頭，有一個小房間，或者說是一個凹洞，我可以看到是在岩石上開鑿的。我看得見，因為這裡有足夠的光線。一個女人坐在一個低矮的座位上，她低頭看著一本翻開放在她膝蓋上的厚厚的書。我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無法移開。我認識她，一想到她會抬起頭，讓我看到她的臉，我的心就不寒而慄。

突然，我知道我的同伴，那個孩子不見了。我沒有去看，因為我的眼睛被一種至高的魅力所吸引，但我捏孩子的手時感到沒有回應。我知道她已經不在了。

我靜靜地等待著，就像神殿大道上的雕像一樣。

最後，那女人抬起頭，看著我。我的血液在顫抖，變得冰冷。我似乎凍僵了，因為那雙眼睛如鋼鐵般鋒利，但我無法抗拒，無法轉過身去，甚至無法躲避那可怕的目光。

“你是來向我學習的。好吧，我會教你的。”她說，聲音低沉甜美，就像樂器發出的柔和音調。“你喜歡美麗的事物和花兒。如果你只為美而活，你會成為一名偉大的藝術家，但你必須比這更偉大。”她向我伸出了手，我違背自己的意願，抬起了我的手，給了她，但她只是輕輕碰了一下；一碰我的手，我的手上頓時滿是玫瑰，整個地方都瀰漫著玫瑰的香氣。她笑了，笑聲很動聽；我想，我的臉取悅了她。

「來吧，」她說，「站得離我近一點，因為你不再害怕我了。」我注視著玫瑰花，向她走近；玫瑰花吸引了我的視線，當我沒有看到她的臉時，我並不害怕她。

她摟著我，把我拉近她的身邊。突然，我看到她身上的深色長袍不是亞麻布或布料的衣服——它是有生命的——那是由盤繞的蛇組成的衣料，它們緊緊地纏繞著她，形成褶皺，當我站在離她稍遠的地方時，我覺得那褶皺就像柔軟的懸垂的皺幔就像。現在，恐怖籠罩了我；我想尖叫，但叫不出來；我想從她身邊飛走，但飛不起來。她又笑了，但這次笑得很刺耳。但是，當我看的時候，一切都變了，她的長袍是黑的——仍然是黑的，但沒有生命。我屏住呼吸地站在原地，即納悶，又因恐懼而渾身冰冷——她的手臂還緊緊地抱著我！她抬起另一隻手，放在我的額頭上。然後，恐懼完全離我而去；我好像快樂安靜。雖然我看得見，但我的眼睛是緊閉的；我有意識，但我不想動。她站了起來，將我抱起來，放在她自己坐過的矮石凳上。我的頭靠在身後的石壁上。我呆若木雞，一動也不動，但我能看見東西。

她站起身來，將雙臂高高地舉過頭頂，我再次看到了蛇。它們生機勃勃，充滿生命力。它們不僅出現在她的衣服上，也出現在她的頭上。我不知道它們是她的頭髮，還是在頭髮裡。她雙手緊握，高舉過頭頂，可怕的蛇在她的手臂上纏繞。但我並不害怕。恐懼似乎永遠離開了我。

突然，我意識到聖殿裡還有一個人。阿格瑪德就站在那裡，站在內洞的門口。

我驚訝地看著他的臉，他的臉一動也不動，雙眼茫然無視。然後我突然意識到，他的眼睛其實是看不見的；他看不見這個女人、這盞燈，也看不見我自己。

女人轉過身來，或向我靠過來，讓我看到她的臉，她的眼睛盯著我，除此之外，她一動也不動。那雙如鋼鐵般鋒利的眼睛不再讓我感到恐懼，而是像用某種鐵器一樣緊緊地抓住我。就在我注視著她的時候，我突然看到那些蛇發生了變化，消失了；它們變成了一件柔軟的灰色閃閃發光的衣服的長長的蜿蜒的褶皺，它們的頭和可怕的眼睛變成了星星點點的玫瑰花群。一股濃鬱的玫瑰花香瀰漫了整個聖殿。然後，我看到阿格瑪德笑了。

「我的女王在這裡，」他說。

“你的女王在這裡”，我說，直到聽到自己的聲音，我才知道自己在說話。
“她等著知道你的願望”

“告訴我，”他說“她的長袍是什麼？”

我回答：“長袍閃閃發光，她的肩上有玫瑰”

“我不渴望享樂，”他說，“我的靈魂厭倦享樂。但我需要權力。”

到目前為止，女人用緊盯著我的眼睛告訴我該說什麼；但現在我又聽到了她的聲音。

“在神廟裡嗎？”

我重複著她的話，直到我聽到自己聲音的迴響，才意識到自己說了話。

「不，」阿格瑪德輕蔑地回答。「我必須到高牆之外，到大眾中去，在他們中間行使我的意志。我要求得到這樣做的權力。我曾經得到過這樣的承諾，但這個承諾並沒有實現。

“因為你缺乏迫使它實現的勇氣和力量。”

「我不再缺乏這些了，」阿格瑪德回答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臉上洋溢著激情。

「那麼，發那個決定命運的誓言吧。」她說。

阿格瑪德的臉色變了。他一動不動地站了一會兒，臉色變得比任何雕像的臉都要冷峻。

「我放棄我的人性。」他終於說了出來。他說這話時語速很慢，似乎停頓在空中。

「很好，」女人說。「但你不能孤軍奮戰。你必須給我帶來其他像你一樣準備好勇敢面對一切、了解一切的人。我必須有十二個宣過誓的僕人。把他們找來，你就能如願以償了。」

「他們和我是平等的嗎？」阿格瑪德問。

「在慾望和勇氣上，他們與你平等；在權力上，不是；因為每個人的慾望不同；這樣，他們的服務才能為我所接受。」

阿格瑪德停頓了片刻。然後他說：“女王，我服從您。但完成這麼艱鉅的任務，我必須得到幫助。我該如何引誘他們呢？”

聽了這話，她伸出雙臂，用一種我無法理解的奇怪手勢開合著雙手。她的眼睛像火炭一樣閃閃發光，然後變得冰冷無神。

「我會指引你的，」她回答。“忠於我的命令，你就不必害怕。只要服從我，你就會成功。在這座神廟裡，你一應俱全。有十位祭司已經準備好了。他們充滿渴望。我會滿足他們。而你，當你的勇氣和堅定得到證明時，我就會滿足你——在那之前不會，因為你的要求比其他人要高得多。”

「那最後那第十二個人是誰呢？」阿格瑪德問。

女人又把目光轉向我了。

「是這個孩子，」她回答。“他是我的一一我選中的、最喜歡的僕人。我將教導他，並透過他教導你。”

第十章

“告訴卡門-巴卡，我知道他內心的渴望的東西，他將得到它。但他必鬚髮那個決定命運的誓言。”

阿格瑪德低下頭，轉過身去。他默默地離開了聖殿。

我再次與她獨處。她走近我，用可怕的眼神盯著我。

當我凝視著她時，她從我面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金光，這道金光逐漸變成了一個比我見過的任何事物都要美麗的形狀。

那是一棵樹，樹上與其說是長滿了葉子，不如說是長滿了像髮絲一樣柔軟的枝葉，每根枝條上都開著密密麻麻的花朵，花朵中間有許多小鳥，它們渾身金黃，色彩斑斕，在閃閃發光的花朵間飛來飛去，直到我依偎的眼睛都花了，我大聲說：哦飛到我身邊。

「你將擁有一百隻小鳥，它們會如此愛你，親吻你的嘴，從你的嘴唇上叼走食物。不久之後，你將擁有一個花園，裡面將長出一棵這樣的樹，所有的鳥兒都會喜歡你。但你必須先聽我的吩咐。告訴卡門，讓他進入聖殿。」

“進來吧，”我說，“請卡門-巴卡祭司進殿。”

他走了進來，站在內洞的門口。那棵樹消失了，我看見眼前的身影穿著閃亮的飄逸長袍，一雙殘忍的眼睛緊盯著祭司。

「告訴他，」女人緩緩地說，「他內心的渴望將得到滿足。他渴望愛！——這將得到愛。」

當她說這些話時，語氣充滿了蔑視，我從她可怕的表情中讀出了她對他狹隘的野心的鄙視。但當我重複這些話時，沒有帶著刺痛。

卡門低下了頭，臉上浮現出一種奇異的喜悅。

「是的，」他說。

「那就做那個決定命運的宣誓吧！」

卡門・巴卡跪倒在地，雙手高舉過頭頂。他臉上的表情變得痛苦不堪。

“從今以後，雖然所有人都愛我，但我不愛任何人！”

那個黑色的身影朝他走來，用手摸了摸他的頭。「你是我的，」她說完，轉過身去，臉上掛著一絲陰冷的微笑，如同北國的冰霜。她給我的印像是，她是卡門的老師和嚮導；而對阿格瑪德來說，更像是女王對她的寵臣，一個她既珍惜又敬畏的人；一個擁有力量的人。

「孩子，現在有事要做，」她走近我說。「這本書裡寫滿了那些即將侍奉我的祭司們的心聲。你疲憊不堪，必須休息，因為我不願他們傷害到你。你必須成長為一個配得上我恩惠的強者。但要把這本書帶在懷裡；清晨醒來，卡門會來找你，你給他讀這本書的第一頁。當他成功完成第一項任務後，他會在清晨再次來找你，你再給他讀第二頁；就這樣把這本書讀完。

我把這些話重複給了卡門。他此刻正站在門口，雙手緊握在胸前，低垂著頭，我看不見他的臉。但我說完時，他抬起頭，說：“遵命。”

他的臉上依然閃爍著我之前看到的奇異光芒。

“叫他走吧，”她說，“讓他叫阿格瑪德過來。”

我重複這句話後，他靜靜地退了出去；從他的動作中，我可以看出這個地方對他來說是一片漆黑。

過了一會兒，阿格瑪德站在門口。

她走近他，把手放在他的額頭上。我立刻看到他頭上有一頂王冠；阿格瑪德笑了。

「這將是你的，」她說。「告訴阿格瑪德：這是世上最偉大的王冠，僅在一冠之下；而那更偉大的王冠不屬於他。現在讓他把你抱在懷裡，把你放在你的床上。但你要緊緊地抱住那本書。」

當我正重複著她的話時，她走到我身邊，摸了摸我的額頭。一陣深沉而美妙的倦意襲來，我感覺到那些話在我的唇間消失了。我無法再說下去；一切都消失了。我睡著了。

第十一章

我醒來時，天已大亮；我感覺自己睡了個長長的美覺。我的房間像個花園，繁花似錦。我的目光愉悅地四處游移，但馬上被一個東西吸引住了，讓我目不轉睛。那是房間中央一個跪著的身影；一位低著頭的祭司；但我知道那是卡門·巴卡。我挪動了一下，聽到我發出的輕微聲響，他抬起頭，朝我望來。挪動間，我發現身邊的書翻開了。我的目光被牢牢地鎖定在書頁上。我看到閃閃發光的文字，不自覺地大聲讀了起來。最後我停了下來，因為書上不再有明文，全是像形文字。

卡門·巴卡站了起來。我看著他，發現他的臉發著光，彷彿欣喜若狂。

「今天他要親我的腳，」他喊道。然後，他注意到我疑惑的目光，問道：“你都讀完了嗎？”

「我能看懂的都讀完了，」我回答。“剩下的都是我不認識的奇怪字符。”

他立刻轉身離開了我的房間。我回頭翻看剛才讀過的書頁，想看看究竟是哪些文字讓他如此奇怪地激動不已。現在我再也看不懂了——它們也像象形文字一樣——我絕望地盯著它們，因為我發現自己沒記住一個我說出的字。我苦思這件怪事，終於又睡著了，頭枕在打開的神祕書籍上。我一直沉睡著，沒有做夢，直到一陣聲音把我吵醒。兩個年輕的祭司來到我的房間，他們拿著蛋糕和牛奶，跪下來送我食物。看到他們這樣跪在我這個鄉下孩子麵前，我感到害怕，或者說，看到他們這樣跪在我面前，我本該笑出來的。吃完飯後，他們離開了，但我很快就不再孤單一人了。簾子拉開了，一看到進來的人，我猛地跳了起來，開心地笑了起來。他是園丁塞布亞。

「你怎麼會來找我？」我問。“我真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

「阿格瑪德派我來的，」他說。

「阿格瑪德！」我驚呼。我走近他，握住他的手臂。

「哦，是的，真的是我，」他回答。“他們不可能把我變成幽靈。當你看到我時，別懷疑，那就是我本人。”

他說話的聲音憤怒而粗魯，一時間我感到害怕，但沒多久。他醜陋的臉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你要跟我去花園，」他說著，伸出他那隻黑黑的大手。我把手放在他的手中，我們一起離開了我的房間，迅速穿過神殿裡寬敞空曠的房間和長長的走廊，來到了那道狹窄的鐵門，我第一次正是從那裡看到塞布亞的臉。如同那時一樣，現在，花園呈現在遠處，一片綠意盎然、光彩奪目、色彩繽紛的景象。

「喔！我很高興能回到這裡，」我說。

「你一開始是來工作的，本來是要為我做工的，」賽布亞粗聲粗氣地說。
「現在一切都變了。你是來玩的，不用幹活了，我要把你當小王子一樣對待。好了！孩子，我好奇他們把你寵壞了嗎？想去遊個泳嗎？」

“可是去哪裡呢？”我說，“哪裡有水？我很想跳進清涼的深水里游泳。”

「你會游泳？你喜歡水？好吧，跟我來，我帶你去看看清涼的深水。跟我來！」

他繼續往前走，我不得不加快腳步才能跟上他的步伐。他一邊走一邊嘟囔著，但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事實上，我根本沒聽，因為我滿腦子想的都是在這個溫暖慵懶的早晨，跳進清涼的水中該是多麼愜意。

我們來到一處地方，那裡有一個又寬又深的水池，水從高處滴落，像一陣急促的陣雨。

“你可以在這水里游泳，”塞布亞說，“而且在那裡你也不會弄傷任何花。”

我站在溫暖的陽光下，脫掉身上的白袍。然後，我稍作停頓，環顧四周，想著陽光多麼溫暖，便一頭扎進了水中。啊！真的好冷！突如其來的寒意讓我幾乎喘不過氣來，但我還是開始遊了起來，很快便感受到了陣陣清爽。在這清甜的水中，我感到精力充沛，充滿渴望。我不再像在寺廟的香氣中，或在房間裡的花香中那樣倦怠無力。我太開心了，真想在水裡和陽光下多待一會兒；於是，我立刻停止游泳，讓自己悠閒地漂浮著，閉上眼睛，不讓陽光刺痛我。

突然，我感覺到一股奇異的觸感，讓我屏住呼吸，但那觸感如此溫柔，絲毫沒有讓我感到恐懼。那是我唇上的一個吻。我睜開雙眼。躺在我身旁的水面上的，是我的女王，白蓮女王，蓮花神女。我發出一聲喜悅的歡呼。自從上次見到她以來，我所有的快樂時刻都從我的腦海中消失了。她是我的女王，我美麗的朋友；當她出現在那裡時，她就是我唯一的世界。

「孩子，你又回到我身邊了，」她說，「但你很快就會離開我；如果你完全忘記我，我又怎麼幫你呢？」我沒有回答，因為我感到羞愧。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真的忘記了，但我知道這是真的。

「你現在所在的水，」她說，「來自我的蓮花盛開的地方，那裡繁花似錦，美不勝收。如果你留在生長蓮花的水中，你必將死去。但從蓮花那裡滴落的水滴，卻只保留了蓮花的一點生命力，並將自己的生命拱手讓給了蓮花。光下，不要讓幻影迷惑你；在陽光中有滋養無數生命，生命在等待著你，知識與愛的純潔之花已準備好讓你去採摘。會成為給世界帶來陽光的人。

我站起身，握住她的手。我跪在她身旁。我再次起身，與她一起站在水面上——然後我便失去了知覺。

“你願意成為那些只顧自己之人手中的工具嗎？不！去獲取知識吧，變得堅強；然後你就會成為給世界帶來陽光的人。”

醒來時，這些話彷彿在我耳邊低語；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每個字都記得清清楚楚。但從意義上它們對我來說模糊不清，不知其意；第一次聽到時，我以為自己聽懂了，但現在，它們在我聽來，就像節日里，祭司的美好教導對沉浸於娛樂中的舞者一樣。

當這些話在我耳邊低語時，我還是個孩子——一個因為無知，充滿青春活力而無助的少年。在我成長的歲月裡，白蓮女王對我靈魂的呼喚，在我大腦朦朧的角落裡，模糊而毫無意義地迴響。它們之於我，就像祭司對著嬰兒唱誦，嬰兒只聽得見它的調子。然而，我從未忘記它們。我的生命被交給了那些束縛我身與我心的人；枷鎖沉重地壓在我未覺醒的靈魂上。當我的肉體遲鈍地屈服於主人的指引時，我是一個奴隸，但我深知，在自由的天空下，自由是存在的！然而，儘管我盲目服從，將我所有的力量和才能都傾注於那座被褻瀆的神廟的卑鄙用途，我心中卻牢牢銘記著那位美麗的女王，她的話語如同永不熄滅的烈火般銘刻在我的腦海裡。然而，隨著我逐漸長大成人，我的靈魂卻生病了。這些話語如同星辰般閃耀在我的靈魂中，

為我悲慘的生活投下了奇異的光芒。隨著我心智的成熟，我意識到了這一點，一種沉重的疲憊感，如同死亡或絕望的折磨，將世間所有的美好都從我身邊驅散。我從一個快樂的孩子，一個陽光般幸福的少年，變成了一個悲傷的青年，雙眼圓睜，淚水漣漣，病態的內心深處隱藏著許多秘密，卻不為人知，充斥著羞恥、罪惡和悲傷。有時，當我漫步在花園中，凝視著蓮花池中平靜的水面，祈禱著再次見到那景象。但它卻沒有出現。我失去了童年的純真，但尚未獲得成年的力量。

第二冊

第一章

我躺在神殿的花園裡，躺在一棵高大的樹下，樹蔭濃蔭地覆蓋著草地。我非常疲憊，因為前一晚我整晚都在聖殿裡，向黑暗幽靈的祭司們傳達她的訊息。我在溫暖的空氣中睡了一會兒，醒來時卻異常地感到悲傷。我感覺我的青春已逝，卻從未享受過它的火熱。

我的左右兩側各站著一位年輕的祭司。一位祭司正用一片寬大的葉子給我搧風，那葉子一定是他從樹上摘下來的。另一位祭司一手撐在草地上，認真地打量我。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又可人，就像溫馴的動物的眼睛。我傾慕他的英俊，很高興看到他站在我身邊。

「您待在室內太久了。瞧，」他看到我疲憊地睜開雙眼，直視著他的臉，便說道。「他們不應該用聖殿的儀式累殺您，即使你是唯一能給他們生命的人也不該這麼做。您願意跟我們一起進城，嚐嚐和神廟氣氛不一樣的東西嗎？」

「但是我們不能出去！」我說。

「不能？」馬倫輕蔑地說。“您以為我們在這裡是囚犯嗎？”

「就算我們能找到出去的路，人們也會認出我們。祭司們不能在人群中走動。」

「人們不會認出我們，」馬倫笑著說。“阿格瑪德給了我們自由。阿格瑪德給了我們力量。來吧，如果您願意——我們這就走。”

兩人起身，伸出手扶我起來；但我不再軟弱。我跳起身，整理好我的白袍。「我們要穿這身長袍嗎？」我問。

「是的，是的，但沒人會認出我們。我們可以扮成乞丐，也可以扮成王子；隨我們怎麼扮都行；阿格瑪德賦予了我們力量。來吧！」

我和他們一樣，對這即將展開的冒險感到欣喜。我們跑過花園，來到牆邊一扇窄門。馬倫摸了摸，輕易地推開了。我們來到了神廟外。

我的同伴一邊說笑，一邊穿過平原，奔向城裡。我也跟著跑，聽著他們說話，但我幾乎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顯然他們了解這座城市，而對我來說，它只是一個名字。沒錯，我，一個赤腳的鄉下孩子，曾跟著母親一起穿過這座城市。但現在，我似乎要進入人家，與權貴人士交往了。想到這裡，我感到一陣恐慌。

我們匆匆趕路，終於走到了一條最繁華的街道。街上擠滿了身著華麗服飾的歡樂的人們，所有的商店似乎都只賣珠寶。我們穿過一道大門，來到一個庭院，再從那裡穿過一座大理石大廳，大廳裡有一座巨大的噴泉，高大的花叢散發著濃鬱的香氣。

大廳裡有寬闊的大理石樓梯，我們立刻開始爬上去。到達樓梯頂部後，馬倫打開了一扇門，我們進入一個掛滿金色掛毯的房間，裡面坐著一些人，他們的衣著和珠寶令我眼花繚亂。他們圍坐在桌旁，飲酒作樂，享用甜點。空氣中瀰漫著歡聲笑語，散發著濃鬱的香氣。三位非常可愛的女人起身迎接我們，每人牽著我們中一個人的手，讓我們在她身旁坐下。轉眼間，我們彷彿融入了宴會，與人們的歡笑聲交織在一起，彷彿我們一開始就是這場盛宴的賓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喝了香醇的葡萄酒，還是那隻有魔力的美麗的手經常碰我放在繡花桌布上的手，我的頭變得飄飄然且感覺奇怪，我開始談論一些我以前一無所知的事情，並且對那些一個小時前由於我缺乏理解而顯得枯燥無味的話語開始開懷大笑。

坐在我旁邊的女人握緊了我的手。我轉過身去看她，她正傾身向我，臉上洋溢著青春與美貌。她華麗的衣著曾讓我感覺自己像個孩子，但現在我意識到她很年輕，比我還年輕，卻擁有如此豐盈的身材和光彩照人的魅力，儘管年紀輕輕卻已是風華正茂。我凝視著她溫柔的雙眼，感覺自己對她十分了解，她的魅力如此熟悉，而且正因為熟悉而更加強烈。她說了很多話，起初我幾乎聽不懂，甚至幾乎沒聽過這些字。但漸漸地，我聽著聽著，開始明白了。她告訴我，我不在的時候，她對我的思念，她對我的愛，以及她對世間所有其他人的厭倦。「在你來之前，房間裡

似乎一片漆黑，一片寂靜，」她說。「宴會上毫無歡樂可言。雖然其他人都在笑，但他們的笑聲在我耳中卻如同嗚咽——像被痛苦折磨的人的嗚咽。我如此年輕，如此有力量，如此充滿愛，難道我該應該如此悲傷嗎？不——不，我不應該。啊，愛人，夫君，別再讓我成為單一人。

我猛地從座位上站起身，緊緊握住她的手。「確實如此，」我大聲喊道。「我做錯了，竟然忽視了生命中的燦爛！我承認，你的美的確屬於我，卻從我的腦海中被抹去。但如今我親眼見到你，我懷疑我是否還能在天地間的其他事物中看到美。」

突然，就在我說話的時候，驚恐的客人們騷動了一下。他們以驚人的速度離開了餐桌，瞬間就離開了房間。只剩下兩位年輕的祭司。他們的目光緊盯著我，神情嚴肅，又有些不安。他們緩緩站起身。「您不回神廟了嗎？」馬倫問。我的回答是一個不耐煩的手勢。

「您忘了嗎？」他厲聲問道，我們只不過是來看看城裡的荒唐事，好知道凡夫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你知道，入道的祭司必須潔身自好。更何況是您，神殿的先知？就連我，一個新僧，也不敢屈服於那充滿我靈魂的對自由的強烈渴望。啊，渴望自由！渴望成為城裡的孩子，渴望懂得生命的意義！但我不敢。否則，我就會一文不名，在神廟裡沒有我的容身之地，在世上也沒有我的立足之處。那麼，先知，您該怎麼辦？我們該如何替你向阿格瑪德交代呢？」

我沒有回答。坐在我身旁的女人卻起身朝他走來。她從脖子上取下一顆寶石，放在他手中。

“把這個給他，”她說，“他就不會再問了。”

第二章

從此刻起，有一段時光我無法像描述生命中其他的日子那樣細緻入微地描述。這段時光被我經歷的那些情感所模糊和遮蔽。事實上，萬般情感交織在一起，化作不能分辨的一團。我每天都沉浸在深深的快樂之中；在我看來，我美麗的伴侶每一刻都變得更加美麗，這讓我驚嘆地凝視著她的臉龐。她帶我穿過我們宮殿的房間，我不願駐足欣賞它們的華麗，因為這些房間以外，總有更華麗的房間。我和她漫步在花園裡，那裡芬芳的花朵盛開，繁茂的景像我在其他地方從未見過的。花園外是一片草地；低矮而芬芳的草叢中長滿了野花，百合花在流經田野的小溪邊盛開。傍晚時分，城裡的少女們會來到這裡，有的來取水，有的在溪中沐浴，然後坐在岸邊，談笑歌唱，直到夜半時分。她們光彩照人的身影和甜美的歌聲使夜晚倍感美麗。我會在星空下與她們流連，常常待到天亮，成為她們所有人的玩伴，卻只對那些最美的姑娘低聲訴說著愛意。然後，當她們低聲唱著歌離開我時，我最美的姑娘也跟著我回到了宮殿。我們住在城中，卻又遠離城市。我們比城裡任何人都快樂。

我不知道這樣過了多久。我只知道，有一天，我躺在自己的房間裡，最美麗的她，頭枕在我的臂彎裡，唱著甜美低沉的歌。轉眼間，歌聲在她唇間戛然而止，她臉色蒼白，一動不動地躺著。寂靜中，我聽見樓梯上傳來輕柔緩慢的腳步聲。門開了，大祭司阿格瑪德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

他用那雙可怕的眼睛凝視了我一會兒，那雙眼睛冰冷得如同寶石；他的臉上浮現出一絲微笑，但這微笑卻讓我感到恐懼，我不禁顫抖起來。

「來吧，」他說。

我毫不猶豫地起身。我知道我必須服從。我沒有回頭，直到聽到一陣急促的動靜和一聲嗚咽；這才轉過身。但她，最美麗的她，已經不見了。她是在看到這個不速之客後，逃到我們的房間去了嗎？我不能留下來查看一下，也不能過去安慰她。我知道我必須跟隨阿格瑪德；我有種前所未有的感覺，那就是他就是我的主人。我

走到門口，看到門檻對面有一條蛇，它因我的靠近而抬起了頭。我驚恐地叫了一聲，猛地向後退去。

阿格瑪德笑了。「別害怕，」他說。「這是你的女王的寵物，不會傷害她選定的僕人。來吧！」

聽到他的命令，我覺得不得不服從；我不敢違抗。我的目光避開蛇，走過它身邊，走到樓梯口時，聽到了它憤怒的嘶嘶聲。

阿格瑪德穿過花園，來到遠方的草地。夜幕降臨，星光已在天空中閃耀，少女們三五成群地坐在溪邊，眼神明亮。但她們沒有像往常一樣唱歌。溪流中央停著一艘小船，船上有兩個槳手。我認出了和我一起進城的年輕祭司。他們低著頭，即使我走近他們也沒有抬起頭來。當我從女孩們身邊走過時，我明白她們已經認出了那兩個年輕祭司是她們的老相識和快樂的伙伴，看到他們穿著這身祭司衣服，舉止如此大變，她們感到既有趣又驚訝。

阿格瑪德上了船；我跟在他後面；然後我們默默地劃向神殿。

我從未在水上見過神廟的入口。我和母親在城裡的時候聽說，這個入口以前經常有人使用，但現在只在節日期間才開放，所以從這條路進神廟使我感到很驚訝。更讓我驚訝的是，整個神廟水域停滿了鮮花裝飾的船隻，船上坐著身穿白袍的祭司，他們低著頭坐著。但我很快就發現，今天是個節日。

這座神廟！我彷彿已經百年未曾居住於此。阿格瑪德本人在我看來既奇怪又陌生。我是否真的老了很多？我說不出來，因為我找不到鏡子照自己的臉，也找不到可以問的朋友。我只知道，與以前那個從神殿花園跑出來、渴望冒險的年輕人相比，我如今已是個男人了。而我知道，我的成年並非榮耀，而是恥辱。我成了奴隸。當我們進入神殿時，一股深深的憂鬱籠罩著我的靈魂。船被拖到幾個寬闊的白色大理石台階前，台階伸向神廟的牆內，在屋頂下。我從未知道這條大河竟然如此近在咫尺。我們登上台階，阿格瑪德打開了一扇門，啊！我們立刻就到了至聖之殿的入口。只有幾支微弱的火把，由默默無語的祭司們舉著，照亮了寬闊的走廊。外

面河面上還是黃昏的暮色；而這裡卻如同深夜。阿格瑪德一聲令下，所有火把都熄滅了。但並不是一切光亮都消失了！聖殿的門周圍閃爍著那曾經令我恐懼的奇異光芒。如今，它不再令我恐懼。我知道該做什麼；於是，我毫不猶豫，毫無畏懼地做了。我走上前去，打開門，走了進去。

裡面站著一個漆黑的身影，長袍閃閃發光，眼神冰冷可怕。她笑了笑，伸出手，放在我的手上。觸感如此冰冷，我抖了一下。

「告訴阿格瑪德，」她說，「我今天會來。我會在船上，在你身邊。他會和我們一起站在中間，我的其他僕人會圍著我們。如果一切按我吩咐的去做，我會在所有祭司和民眾面前施展一個奇蹟。我這麼做是因為我很滿意我的僕人，也因為我希望他們擁有權力和財富。」

我重複了她的話；我剛說完，阿格瑪德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來。

“歡迎女王！我們遵旨。”

過了一會兒，火把再次被點燃。我看到共有十個火把，由十個祭司舉著，他們都穿著白色的長袍，上面繡著金色的花紋，和阿格瑪德的一樣。卡門·巴卡也在其中。他的臉在我看來很陌生，就像一張狂喜的臉。

阿格瑪德打開門，我們來到河邊的階梯。此刻，另一艘船正停泊在這裡。它很大，甲板寬闊，周圍環繞著香爐，裡面燃燒著某種香氣濃鬱的東西。香爐中間的甲板上畫著一個深紅色的圓圈，中間夾雜著一個我無法理解的圖案。在船舷，在升高的甲板下方，坐著劃槳手——身穿白袍的祭司們。所有人都靜靜地、默默地等待著，低垂著雙眼。船上掛滿了厚厚的花環，它們緊緊相連，彷彿一根粗大的繩索。船的頭尾各點著一盞燈。

我們上了船。阿格瑪德走在前面，站在圓圈中央。我站在他身旁。在我們之間，我清楚地看見了那個身影。她散發出的光芒，如同照亮聖殿的光芒，只是沒有那麼耀眼。但我注意到，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察覺到她的存在。

十位祭司也上了船，站在深紅色的圓圈裡，將我們完全包圍。然後，船緩緩地搖離階梯。我看到我們前後有幾艘船，船上都掛滿了鮮花和燈籠，坐滿了身著白袍的祭司。船隊靜靜地在聖河的懷抱中前進，向城市開去。

當我們終於駛出神殿時，我聽到一陣深深的低語響起，瀰漫在空氣中。這低語悠長深沉，令我驚嘆不已，卻絲毫沒有打擾到其他人，很快我就明白了它的意義。當我的眼睛逐漸適應星光時，我看到河兩岸的田野裡，到處都是翻騰搖曳的身影。河邊擠滿了人，田野裡擠滿了人，一眼望不到邊。這是一個盛大的節日，而我卻渾然不知。我疑惑了一會兒；但很快我就想起，我確實聽說過這個節日，只是當時我沉浸在眼前的快樂之中，沒有在意。或許，如果我一直待在城裡，我也會融入人群；但現在我卻遠離人群，而且，在我看來，我似乎也與所有的人世間的东西隔絕了。我像阿格瑪德一樣，默默地站著，一動也不動。然而，我的靈魂卻被一種我無法理解的絕望所撕裂，並被即將到來的未知的恐懼所壓垮。

第三章

當船隻順流而下時，突然，一陣歌聲打破了沉寂。歌聲來自划船的祭司們。每艘船上都傳來高亢的讚美詩，即使在昏暗中，我也能從巨大的動靜中看到，岸上的人們跪倒在地。但他們都靜默不語；他們敬拜著，聆聽祭司們的歌聲在空中迴響。

歌聲止住，四周一片寂靜，持續了好幾分鐘。人們一動不動地跪著，一聲不吭。但突然間，他們猛地匍匐在地，我能聽到人群中傳來的嘆息聲和長長的敬畏之聲：因為祭司們再次發出了悅耳的勝利的呼聲，他們用響亮而有力的聲音說出了這些話——

“女神在這裡！她就在我們中間！人們啊，跪下，膜拜吧！”

就在這時，站在我和阿格瑪德祭司之間的人影轉過身來，對我微笑。

「現在，我的僕人，」她說，「我必須請求你的服務。我已預先酬勞過你，好讓你不至於猶豫。但不要害怕。你會得到雙倍的報酬。把你的手給我。把你的嘴唇貼在我的額頭上，不要害怕，不要動，不要哭喊，無論你感到多麼虛弱，無論怎樣顫抖 你的生命將屬於我。」

我毫不猶豫地服從了她，卻又心懷難以想像的恐懼。但我無法抗拒她的意志。我知道自己是她的奴隸。她冰冷的手握住了我的手，瞬間，她的手似乎不再柔軟，而是變成了鋼鐵般的鉚釘，牢牢地抓住了我，不可阻擋。我出於無助，反而勇敢地面對著那雙可怕的眼睛，靠近她。我渴望死亡使我解脫，我別無他法。我將嘴唇貼在她的額頭上。來自燈盞和法器的煙火氣讓我的大腦充滿了一種奇怪的困倦，我感到遲鈍而沉重。但此刻，當我的嘴唇碰到她灼熱的額頭時，不知是冷是熱，一種狂喜、輕鬆感，甚至近乎瘋狂的喜悅感湧上心頭。我不再認識自己；我被一片奔騰不息的情感之海所左右和掌控，而這些情感並非源自於我。它們席捲而來，奔騰的浪潮似乎要徹底沖走我的自我，而且，當時看來，是永遠地將我沖走了。然而，我並未失去意識；我的意識瞬間變得更加強烈和清醒。然後，在那奇怪的一瞬間，我忘記了失去的自我—— 我知道自己活在那個曾經如此徹底地控制著我的生靈的大

腦、心臟和本質裡。人群中傳來一聲狂野的呼喊，旋即停住。他們看到了他們的女神。而我，低頭一看，腳下躺著一位年輕祭司，彷彿已經死去，身穿繡著金線的白色長袍。我停頓了一下，在獲得力量的喜悅中想知道，他死了嗎？

第四章

我清楚地看到兩岸擁擠的人群；一道光芒灑落在他們身上，但他們卻渾然不覺。那並非他們所見的星光，而是一道並非來自天際，卻是來自我眼中的光芒。我看到了他們的心——我看到的不是他們的身體，而是他們本身。我認出了我的僕人們，當我意識到幾乎所有的僕人都已準備好為我服務時，我的心也隨之升騰。我的僕從們是值得擁有的一群人；他們會服從我，並非出於責任，而是出於慾望。

我洞悉每顆心的渴望，我知道我能滿足它。我長時間地保持可見狀態；然後我離開了我選定的僕人們。我命令他們靠近岸邊；因為現在我不再專注於讓這些目光呆滯的人看到我，我可以與我選定的人交談，觸摸他們。如果我不過度使用，年輕的祭司的強大生命力足以維持一段時間顯化所用的能量。

我踏上岸，穿梭於人群之中，將每個人內心的秘密告訴他——更重要的是，我告訴每個人如何獲得他默默渴望的東西。無論男女，心中都潛藏著渴望，羞恥感會讓他們永遠不敢傾訴，即使是在祭司面前懺悔時也不敢說出。但我看到了它，並讓它不再成為恥辱。我向人們展示了，只需要多麼微小的意志力和多麼微不足道的知識，就可以踏出自我滿足的第一步。我穿梭於人群之間，四處走動，所經之處是一群瘋狂而激昂的人們。終於，我的出現所引發的陶醉感再也無法抑制。人們齊聲唱起一首狂野的歌，我的血在沸騰，我的心在燃燒。

難道我沒有在其他國度聽過這首歌，用所有民族的聲音和語言唱出來嗎？難道我沒有聽過那些早已滅絕、被遺忘的民族唱過這首歌嗎？難道我沒聽到那些尚未建立家園的未來的民族唱這首歌嗎？這是我的歌！它賦予我生命！它默默地發自內心，是無聲激情的吶喊，是自我隱密的瘋狂的吼叫。當它從眾人的喉嚨發出時，羞恥感消失了，隱瞞也結束了。這時，它是縱欲狂歡的喊叫，是享樂主義者的吼聲。

我的任務完成了。我點燃了一把烈火，如同森林大火般熊熊燃燒。我轉身回到等待我的聖船。那些我精心挑選的僕人們，那些神殿的大祭司們，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等待著我的歸來。啊，我那些充滿熱情的大能者！渴求之王！慾望之君！

那位年輕的祭司——他還在那裡嗎？看上去還像死了嗎？是的，他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裡，臉色蒼白，在大祭司們圍成的圓圈中間，躺在獨自站在這裡的阿格瑪德腳邊。

當這個想法湧上心頭，我彷彿突然以某種神秘的方式，從那片曾經沉浸其中的激情之海中抽離出來。我重新認出了自己——我並非女神，只是生命力被她吸收了，被她吞噬了。現在，我再次與她分開。但我並沒有回到那毫無生氣地躺在聖船甲板上的蒼白的軀體中。我回到了神殿；我身處黑暗之中；然而，我知道，我在至聖之殿中。

黑暗中透出一道光亮。我一看，瞧！內洞裡一片光明：白蓮女神就站在裡面。

我站在內洞門口，離她很近，就在她目光所及之處。我試著逃跑——試圖轉身——但我做不到。我顫抖得如此劇烈，從未因恐懼或驚慌而這樣顫抖過。

她靜靜地站著，目光注視著我。我看到她眼中充滿了強烈的憤怒。她曾是我的溫柔好友，溫柔如慈母，如今卻威嚴地站在我面前，我知道我惹怒了一位人類所知的最可怕的神明。

「哦，森薩！諸神所鍾愛的森薩喲！你是為了這個而生的嗎？你的天眼被打開，被賦予靈知靈覺，是為了感知這個嗎？你知道並非如此；然而，你那雙洞察一切的眼睛和敏銳的感官最終侍奉了它們的主人，並向你展示了你侍奉的究竟是誰，做的到底什麼。下去了。是的，我將在此長久地默默無語，人們會說我已死去。

她舉起手，示意我離開她。這手勢如此威嚴，如此尊貴，我無法違抗。我轉身，低下頭，邁著悲傷的步伐走向聖殿的外門。然而，我打不開門；我無法出去；我無法再向前邁進。我的心一陣翻江倒海，讓我無法前進。我跪倒在地，痛苦地哭喊著：“母親！女王母親啊！”

在一片可怕的寂靜中過了片刻；我等待著，卻不知等待著什麼。我的靈魂飢渴而絕望。在黑暗與寂靜中，一段可怕的記憶湧上心頭。我不僅看到了過去的歡愉，也看到了過去的種種行為。我知道自己盲目地做了這些事，如同人們因酒精而麻

木，我的靈魂也是如此。我昏昏沉沉地做著交給我的工作，卻沒有去思考在做些什麼，只想著回報，以及將到來的每一次歡樂。我成了那個黑暗的靈魂的口舌，成為了她的預言師，如今我看清楚了，也知道了她是誰。過去的所作所為對我的譴責變得如此可怕，如此真切，如此兇猛，以至於我再次在黑暗中呼喊：“母親！救救我！”

我的手和臉被觸碰了一下。我聽到耳邊和心中有個聲音說：“你得救了。要堅強。” 光芒照進我的眼睛，但我什麼也看不見，因為淚水洗去了我眼前所見的可怕景象。

第五章

我已不在聖殿裡。我感覺到空氣拂過臉龐。我睜開雙眼，看見頭上的天空，以及深邃星空中閃耀的星星。我趴在地上，感到異常疲憊。然而，千百種聲音的呼喊和歌聲傳入我的耳中，將我喚醒。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坐起來。我置身於十位大祭司圍成的圓圈之中。阿格瑪德站在我身旁，注視著我。我的目光直視著他的臉，無法移開。祂毫無憐憫，冷酷無情，沒有靈魂！我怕過他嗎？我怕過這模樣，怕過這個非人的生靈嗎？我不再怕他了。我環顧著周圍的祭司們。我讀著他們的表情；他們深深陷入了自我考慮。每個人都被一種深切的慾望所吞噬，被一種需要滿足的渴求所淹沒，每個人都珍惜這條慾望之蛇，讓它緊貼著他的心。我不再害怕這些人。我已見到光明。我變得堅強。

我站起身來，環顧天空下，河岸邊熙熙攘攘的人群。這時，我明白了剛才聽到的那些奇怪的聲音。人們都瘋了；有的因為酒，有的因為情，有的完全陷入了狂亂。無數的小船擠滿了水面；人們乘著這些小船來向他們崇拜的女神獻祭，而今晚他們親眼目睹、親耳聆聽、親身感受到了這位女神。他們劃著小木筏，擠在聖船邊，站在上面往我們的船上投擲祭品，我的船又滿又重。到處是金銀珠寶，還有鑲嵌著閃亮寶石的金器。阿格瑪德看著這些東西，我看到了他嘴角的微笑。這些財富或許足以供養神廟，但對他來說，他渴望並努力追求的，卻是截然不同的珠寶。我的靈魂突然不由自主地開口說話。我無法再默默地看著這一切。我大聲講話，命令人們聽我說話，人群立刻安靜下來，逐漸變得安靜。

「聽我說，你們這些在此崇拜女神的人們啊。你們崇拜的究竟是哪位女神？難道你們無法從她向你們心中的低語中得知真相嗎？審視內心吧，如果她用熾熱的激情灼燒了你們的心，你們就會明白，她並非真神！因為除了智慧之外，別無真理。聽著，我將對你們說出那些來自聖殿的話語，這些話語由光明之神，我們的女王母親告知。蒼天之下，沉醉於美酒和激情的人們，是她的崇拜者嗎？，她用愛的翅膀護衛著你們，請她原諒你們的無恥，請她幫助你們做出新的努力吧！聽我說。

這時一陣旋律響起，鏗鏘有力的歌聲淹沒了我的聲音。祭司們突然唱讚美詩，旋律優美動聽。人們被我的聲音和話語所感染，紛紛跪倒在地。此刻，他們陶醉於音樂的旋律，熱情地唱著讚美詩，歌聲雄壯地衝上雲霄。一股濃鬱的香氣撲鼻而來。我厭惡地扭過頭去，但它已經起了作用。我感到一陣眩暈。

「他狂喜充滿了，」卡門-巴卡說。

「他瘋了，」我聽到另一個聲音說——那聲音如此冰冷，如此憤怒，我幾乎認不出來了。然而我知道說話的人是阿格瑪德。

我努力回應他，因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一種新奇的勇氣所鼓舞，我將恐懼置之於度外。但那股令人昏迷的煙霧已經發揮了作用。我變得麻木，就像在睡夢中一樣；我的頭越來越沉重。幾秒鐘後，我就睡著了。

第六章

當我醒來時，我發現自己身處神殿裡的老房間；正是在那裡，恐懼第一次降臨在年幼的我身上。

我非常疲倦；疲倦到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種難以忍受的無力，它麻木了我的全身。我靜靜地躺了一會兒，只想著自己身上的不適。

然後，昨天發生的事情突然湧入我的腦海。就像太陽升起一樣。我又找到了她，我的女王母親，她又把我帶回了她的庇護之下。

我站了起來，忘了疼痛和疲憊。天剛濛濛亮，透過高高的窗戶，微弱的灰光柔和地照進我的房間。房間裡用料考究，刺繡華美，到處都是奇異而美麗的東西，彷彿是王子的寢宮。如果不是因為它奇特的形狀和高高的窗戶，我很難認出這是我童年時為取悅我而堆滿了鮮花的地方。

室內的空氣很沉悶；我渴望到室外，去呼吸清晨的新鮮空氣；因為我覺得我也需要新生，需要青春而得以再造。而在這裡，薰香的空氣、厚重的帷幔和奢華的裝飾讓我感到壓抑。

我掀開簾子，穿過旁邊的大房間。房間空曠寂靜，寬闊的走廊也是。我輕輕地穿過長長的走廊，一直走到通往花園的大門那裡。透過鐵柵欄，我看到青草的光亮。啊，那個美麗的花園！哦，真想在那甘甜的蓮花池水中沐浴！

但鐵門緊鎖著，我只能透過門縫望草地、天空和花朵，呼吸著從狹窄的門縫裡透進來的甜美空氣。突然，我看到塞布亞從花園的一條小路上走來。他徑直來到我站著的鐵門前。

「塞布亞！」我大喊。

「啊，你來了，」他用粗獷的語調說，“你以前是孩子，現已成人。但塞布亞不再是你的朋友了。我已經失敗了，再也不能嘗試了。當你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就惹惱了我的兩個主人；我不能為任何一個主人管住你。就自顧吧，你現在必須自顧了。”

「你不能打開大門嗎？」我只是問。

“不，”他說，“而且我懷疑它是否還會為你打開。但這又有什麼呢？你不是神廟裡最受寵愛的祭司，最親愛的，最受尊敬的人嗎？”

“不，”我回答，“我不再是了。他們已經說我瘋了。今天他們還會這麼說。”

塞布亞認真地看著我。「他們會殺了你的！」他低聲說道，語氣中充滿了溫柔和憐憫。

「他們不會的，」我笑著回答。“我的女王會保護我。我必須活到說完她所有想讓我說的話為止。到那時，我就不在乎了。”

賽布亞將藏在黑色袍子褶皺裡的手抬起來。他手裡握著一朵蓮花，花蕾躺在一片綠葉中，那綠葉彷彿是蓮花的花床。「拿著吧，」他說，「這是給你的；它能說一種你能聽懂的話。拿著它，願你一切順利。我很遲鈍，只能說些平常的話，但卻配得上做信使。這讓我很高興。但你應該慶幸，因為你能聽，能說，能學，能教。」

他立刻就走了；說話間，他把蓮花從柵欄的一個窄縫裡朝我推過來。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拉向我。現在我把它握在手裡；我很滿足。我什麼都不需要了。

我回到房間，坐下，手裡捧著那朵花。這一切，就像很久以前，我還是個孩子時，坐在這同一個房間裡，捧著一朵蓮花，凝視著花蕊的情景一樣。我擁有了一位朋友，一位嚮導；與那位看不見的慈悲之母融為一體。但現在我明白了我所擁有之物的價值；而那時我卻一無所知。難道它還會如此輕易地被奪走嗎？當然不會。

我現在能理解它的語言了。那時，它只對我訴說著它自身的美；如今，它打開了我的雙眼，讓我看見；它打開了我的耳朵，讓我聽見。

我發現我四周圍了一圈人；就像我當年在神殿裡沒有意識地傳道時，圍繞著我的那些人一樣。他們是祭司，穿著白袍，就像那些跪下來朝拜我的祭司。但這些人沒有跪下；他們站著，用深邃的目光注視著我，眼神中充滿了憐憫和愛。有些是老人，威嚴強壯；有些則年輕修長，面容煥發新生。我敬畏地環顧四周，心中充滿了希望和喜悅。

無需言語，我便知曉這是個什麼兄弟團體。他們是我的先輩，是聖殿的祭司，寺廟的先知，被選來侍奉蓮花女王的人。我看到他們一代一代地傳承，自從神殿的至聖之殿從巨石中開鑿出以來，就一直守護著它的神聖。

「你準備好學習了嗎？」一個人問我——他的氣息彷彿來自久遠的被遺忘的年代。

「我準備好了，」我說；然後跪在地上，在那奇異而神聖的圓圈中央。我的身體跪了下去，但我的靈魂彷彿翱翔。雖然跪著，但我知道，我周圍的人高舉我的靈魂。從那時起，他們就是我的兄弟。

“你坐那兒，”他指著我的沙發床說道，“我要和你談談。”

我起身，轉身走向臥榻，發現房間裡只有我和這位與我說話的人。其他人都離開了。他走過來坐在我身邊，開始說話。祂將遠古逝去歲月的智慧傾注到我的心中；這智慧永存，即使早期學習它的信徒早已被遺忘，可它依然長青。這古老的知識和真理，讓我的心煥然一新。

那天他整天坐在我身邊教導我。晚上，他用手摸了摸我的額頭，就離開了。我躺下睡覺時，想起從昨天到現在，除了我的老師，我誰也沒見過，也沒吃過東西。然而，我既不疲憊，也沒有虛弱。我把花放在身邊，靜靜地睡著了。

我醒來時猛地一跳，以為有人碰了我的花。但我獨自一人，我的花安然無恙。厚重的帷幔隔開我的房間和隔壁的房間，旁邊有一張桌子；桌上擺放著食物：牛奶和蛋糕。我昨天整天都沒吃東西，現在有了食物，我感到很高興。我把花放進袍子裡，走到桌子旁。我喝了牛奶，吃了蛋糕；然後，我又有了新的力氣，轉身走向沙發床，認真地思考昨天學到的東西，因為我知道，這些都是金色的種子，必將結出榮耀的果實。

但我站著不動，心沉了下去；因為我再次被那美好的兄弟圈包圍。昨天教過我的那個人看著我，笑了笑，但他沒有說話。另一個人走近我，牽著我的手，把我帶到沙發床上，我和他單獨在一起。

我獨自一人，卻並非孤單，而且永遠不會再孤單，因為他捧著我的心和靈魂，將它們赤裸裸地展現給我，沒有被任何虛幻的神聖所藻飾。祂向我展示我的過去，將其簡單、黑暗、不美的貧瘠展現給我；而那過去本來可以十分豐盈。在此之前，我似乎一直活在無意識之中。如今，我被重新引導著，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並被要求明目以視。我曾經過的地方晦暗而陰鬱；其中一些充滿了恐怖。此刻，我明白了，我已被自己解釋給卡門-巴卡的魔法所征服。和其他人一樣，我的存在是為了慾望及其滿足。沉浸在快樂和美的喜悅中，我如痴如醉，渾然不知所做的一切。我記起了過去，我明白了塞布亞話語的含義，當時我幾乎無法理解。我的確是神殿的寵兒，因為當我的身體沉浸在愉悅之中，沉浸在滿足的昏睡中時，我的嘴唇和聲音便會順從那位黑暗女主人的意志。她透過我的肉體力量表達她的願望，並獲得了那些為了滿足慾望而犧牲一切的奴隸們的服務。她憑藉著對人類靈魂的黑暗洞穴的敏銳而可怕的洞察力，了知他們的需求，並借用我的嘴向他們展示瞭如何獲得他們渴望的東西。我坐在那裡，驚愕地看著那些閃過我甦醒記憶的一幕幕。我先看到自己，還是一個孩子，被恐懼鎮住，嚮往著快樂。我看到自己在神殿裡，在它內部的聖殿裡，只是一個無助的生物，一個工具，一個被無情地彈奏的樂器。後來，我看到自己，一個青春美麗的青年，昏迷不醒地躺在聖船的甲板上，在昏迷的狂亂中站起，說著怪異的話語。後來，我看到自己，變得蒼白虛弱，卻始終是那件心甘情願的工具，儘管靈魂開始醒來，用它的掙扎令身體疲憊不堪；而現在，我看到靈魂已經甦醒，接觸到了它的母親，光明女王，從此再也無法沉默。

夜幕降臨，我的老師離開了我。再沒有其他人來過我的房間；從清晨開始，就沒有人送食物給我。在這短短的一天裡，我因過去一幕幕可怕的畫面而感到虛弱。我決定去尋找我需要的食物。我掀開遮蓋著拱門的厚重簾子，門通往外面的大房間。那裡有一扇門——一扇巨大的門——就像地牢大門一樣。這時我才明白，我成了一個囚犯，而現在，我已經從虛弱和興奮中恢復過來，我是不會有東西吃的。阿格瑪德已經看見我的靈魂已經甦醒；他決心要扼殺我的靈魂，只留下這殘破的軀殼，為他所利用。

我躺在沙發床上，唇邊貼著那朵低垂的白蓮花蕾，睡著了。

醒來時，我身邊站著一個人，我認出他是我的新老師。當我最初看到周圍美妙的兄弟圈時，我曾經看到過他的笑容。我高興地跳了起來；我從他身上尋求鼓勵。他走過來坐在我身邊，握住我的手。

這時我明白，他的笑容是偉大的和平之光。他曾死在這間房間裡——為真理而死。他叫我兄弟，我突然意識到，我生命的玫瑰已凋零，永遠消逝了。我必須在純粹精神的光芒下為真理而活，任何苦難都不能讓我害怕。從他的手碰到我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任何苦難都不能讓我害怕。在此之前，痛苦總是用恐懼蒙蔽我的眼睛，但現在我知道，我可以用堅強的雙手，無所畏懼地迎接它，抓住它。那天晚上，我在狂喜中沉沉睡去；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醒著還是在做夢；但我知道，我的這位兄弟，他的肉體生命在很久以前被剝奪，卻將他熾熱靈魂的力量注入了我的靈魂，我永遠不會再失去它。

第七章

第二天，我睜開雙眼，祭司們在床邊形成一個美好的兄弟圈。他們目光嚴肅地看著我，臉上沒有一絲笑容；但我從他們身上感受到的無限溫柔給了我力量。我起身跪在床邊，因為我預感到某個重要的時刻即將到來。

他們中最年輕、最聰穎的那位離開了圈子，走到我身邊。他跪在我身邊，握住我的雙手，手中捧著我枕邊那朵凋謝的蓮花。

我抬起頭——其他人都走了。我看著我的同伴。他沉默不語，目光直視我。他多麼年輕，多麼英俊！塵世未曾在他的靈魂上留下污點。我知道，我的靈魂一定沾染塵世的污漬，直到歲月流逝，我才能將它洗淨。我害怕這位同伴，他是如此潔白無瑕。

就在我們如此沉默地凝視著時，一個輕柔的聲音傳入我的耳中。

「先別抬頭，」跪在我身旁的他低聲說。

「夜幕中的雙星，你們是那悠久的先知傳承中的最後兩位，這些先知創造了聖殿的智慧，為埃及的偉大增添了榮耀！夜幕即將降臨，黑暗必將到來，遮蔽大地，使其與上方美麗的天空隔絕。然而，真理將留給我的子民，那些無知的塵世之子。強起來吧，因為你們的事業是偉大的。的戰鬥做好準備。們去尋找我，在我的愛中找到安息；告訴他們，每個人的靈魂中都有一朵蓮花，除非他們毒害它的根，否則它將向著光明開放；告訴他們，活在純真之中，追尋真理，我將來到他們中間，指引他們通往那片美麗幸福的和平之地。覆，但不會因罪孽而傾覆。孩子，你既堅強又軟弱，做好準備吧！

我抬起眼，感覺到跪在我身旁的同伴的手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我明白，他想給我勇氣，讓我面對眼前這耀眼的榮耀。

蓮花女王站在我們面前，我看著她，如同花朵見到滋養牠的陽光。我看到她，沒有偽裝，沒有面紗。那位撫慰我童年淚水的美麗女子，如今消失在神之中，那神臨在的榮耀讓我的靈魂燃燒，如同死亡一般。然而，我活著；我看見了；我明白了。

第八章

在我凝視那榮耀之時，那位年輕英俊的祭司起身站在我身旁。

「聽我說，我的兄弟，」他說。

「有三個真理是絕對的，不可能消失，但卻可能因為無法言表而保持沉寂。」

“人的靈魂不朽，他的未來將有無限潛力與無限光明。”

「產生生命的力量在我們自身之內，也在其外。它超越了生死，永遠明善。它無形，無聲，無味。但想感知它的人卻能夠感知它。」

“每個人是自己命運唯一的主人，是自己歡樂痛苦唯一的決定者，是自己生命的酬勞及懲罰的唯一裁判官。”

「這些真理，像生命本身一樣偉大，卻簡而又簡，如人最簡單的心。用這些真理去滿足飢渴吧。再見。天黑了，他們會來找你；做好準備。」

他走了。但我眼前的榮耀並未消逝。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到了光明。我依然留在那裡，以我熾熱的目光凝視著這景象。

有人碰了我一下。我被一種突如其來的驚人感覺驚醒，意識到戰鬥的時刻已經來臨。我起身環顧四周。阿格瑪德站在我身邊。他表情嚴肅，臉孔不再像往常那樣冰冷，眼中閃爍著我從未見過的光芒。

「森薩，」他低聲說道，聲音清晰如刀，「你準備好了嗎？今晚是大慶典的最後一晚。我需要你的服務。上次你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你瘋了；你的腦子被你自負的愚蠢弄瘋了。現在我要求你像以前一樣服從，今晚我們需要你，因為一雙個偉大的奇蹟需要顯現。」

「我已經做出選擇。」我回答。

他非常認真地看著我。我讀懂了他的心思，明白他以為我會因孤獨而悲傷，因長期禁食而病懨懨，精神崩潰。然而，我卻挺直身軀，精神抖擻，充滿無畏；我感到光明在我靈魂深處，榮光神聖的大軍在我身後。

「我不畏懼死亡，」我回答，「我不願再成為那些為了一己野心和慾望而扼殺埃及的尊貴宗教——那偉大而唯一的真理宗教——的人的工具。我已親眼目睹並理解了你的奇蹟，以及你傳授給人們的教導；我不會再幫助你了。我決心已定。」

阿格瑪德默默地站著，看著我。他的臉色越來越蒼白，越來越僵硬，彷彿大理石雕成。我記得那天晚上他在內殿裡發的誓：「我放棄我的人性。」我看到事實確實如此，他的放棄是徹底的。我不能指望任何憐憫；我要面對的不是人，而是一個被一種支配性的、絕對自私的意志所驅動的人的形體。

片刻停頓後，他非常平靜地說：“那好吧。十位祭司會聽你的陳述並作答；你有權出席他們的審議；你在神廟中的地位和我一樣高。這將是一場力量與力量、意志與意志的較量。我警告你，你會受苦的。”

他轉身離去，邁著緩慢而莊嚴的步伐，我在童年時對這種儀態曾經如此著迷。

我坐在沙發上等待。我並不害怕，只是無法思考。我意識到，一個需要我傾盡全力的時刻即將到來；我一動也不動，也沒有任何想法，保留著我所有的力量。

一顆星星在我面前升起，一顆閃閃發光的星星，在我看來，它的形狀就像一朵盛開的蓮花。我興奮又眩目，起身向它撲去。它離我而去——我不想失去它，急切地跟在後面。它穿過我房間的門口，來到走廊；我發現門一碰就開了。我沒有停下來想為什麼門沒有鎖，而是追隨著星星和它的光芒，光芒瞬間變得更加清晰，形狀也更加清晰；我看到了那朵高貴的白蓮的花瓣，從它黃色的花心流淌出指引我的光芒。

我急切而迅速地沿著寬闊昏暗的走廊走去。神殿的大門敞開著，那顆星星穿過大門，升入了外面的天空。我也走出了神殿的大門，發現自己置身於一條佈滿奇異雕像的大道上。突然，我意識到外門處有人在召喚我。我沿著長長的大道奔跑，雙

腳不知道要把我帶到哪裡去；但我知道我必須去。大門緊鎖；但是，大門那裡聚集著一大群人，我離他們如此之近，我感覺自己彷彿置身於他們之中，他們正在等待著今晚將在神廟門口舉行的盛大儀式，這是節日的高潮。我抬頭一看，看到蓮花女王母親站在我身邊。她手裡拿著一支燃燒的火炬，我知道火炬的光芒形成了引導我到這裡來的那顆星星。她是生命之光，引領我來到這裡。她笑了笑，轉眼間就消失了；我獨自一人，心中充滿知識；而無知的人們則擠在一起，在門口等待著祭司的教導。

我想起了在我以前的那位先知，我的那位兄弟，他曾告訴我要傳達給人民的三個真理。

我提高嗓門，開始講話；我的話語如波浪般湧動，我的情感如同大海般澎湃，將我托起；當我凝視著眼前熱切的目光和全神貫注、充滿好奇的面孔時，我知道，人民也正被這股奔騰的潮流席捲。我的內心傾瀉著演講的喜悅，我的身心都融進那些我所宣講的真理之中。

最後，我開始告訴人們，我是如何被神聖的火炬點燃，並決心踏上獻身於智慧的真正生活，摒棄祭司生活中的一切奢侈，除了靈魂所願，我永遠放下其他一切慾望。我高聲呼喊，祈禱所有內心感受到被光明點燃的人，也能走上類似的道路，無論身處城市或山林。我告訴他們，不必因為人們在街上買賣，就完全忘記並淹沒內心的神聖本質。我吩咐他們，用精神之火燒盡那些阻礙他們獲得真諦的、粗俗的肉體慾望，是這慾望使他們蜂擁至「慾望女王」的殿堂，拜倒在她腳下。

我突然停了下來，感到一陣沉重的疲憊感，精疲力盡。我意識到有人站在我兩側；片刻之後，我發現自己被包圍了。十位大祭司圍成一圈。卡門-巴卡站在我面前，目光直視著我。

我站在圓圈中央，大聲喊道——

「哦，埃及人民，記住我的話語！你們將不會再聽到生命之母、真理之神之母的使者的話語了。她已說完。回家去吧，將她的話語刻在石板上，鐫刻在石碑上，好讓尚未出生的子孫閱讀，並傳誦給你們的後代，讓他們領悟其中的智慧。」

我已精疲力盡，再也說不出話來。我垂著頭，四肢疲憊，順從著包圍我的那群險惡的人，轉身朝神廟走去。

我們默默地沿著大道走去，走進了門口。在門口我們停了下來。卡門-巴卡轉身，回頭望向大道。

「人們在低語，」他說。

我們又沿著寬敞的走廊走去。阿格瑪德從一扇門走出來，站在我們面前。

「是嗎？」他用一種奇怪的聲音問。他知道他所注視的那群人中發生了什麼事。

「該怎麼辦？」卡門-巴卡問。“他洩露了神廟的秘密，煽動民眾反對我們。”

“他的死對我們是巨大的損失，”阿格瑪德說，“但他已經變得太危險了。他必須死。兄弟們，我說得對嗎？”

一陣微弱的低語環繞著我。每個人都同意阿格瑪德的決定。

「人們在門口低聲議論，」卡門-巴卡重複。

“去到人們那裡，”阿格瑪德說，“告訴他們這是一個獻祭之夜，女神會親自發聲。”

卡門-巴卡離開了人群，阿格瑪德立刻接替了他的位置。

我一動不動地站著，沉默不語。我隱約明白我的命運已成定局，但我既不知道，也不想問自己將以何種方式死去。我知道自己在大祭司們的手中完全無助。他們的權威不容置疑，不能申訴，而那些下級祭司則像奴隸一樣服從他們。我，孤身

一人，在這群人之中，在這絕對的權威之下，無援無助。我不懼怕死亡，我認為王后母親的僕人應該欣然回歸於她。這是在世間對她的愛的最後見證。

第九章

我被帶回了自己的房間，獨自留在那裡。我躺在榻上睡著了，因為我非常疲憊，但我並不害怕，我彷彿感覺到蓮花女神溫柔的手臂就在我的頭下。

但我的睡眠很短。我陷入了深深的無意識狀態，那種感覺甜蜜得連任何夢境都無法進入。突然，我被一種不再孤獨的清晰感覺所喚醒。醒來後，我發現自己身處黑暗與寂靜之中，但我辨認出了這種感覺。我知道自己被一大群人包圍著。我一動不動地等待著光亮，雙眼警戒地註視著，想知道燈亮後會看到什麼。

然後，我意識到某種從未有過的感覺。我並非失去意識，卻無助得如同失去了知覺或知識。我並非因為冷漠或平靜而一動也不動。我渴望站起來，叫人點燈，但我既無法動彈，也發不出任何聲音。某種兇猛的意志在與我抗爭，它如此強大，幾乎完全征服了我，但我仍在掙扎，不願屈服。我決心不做盲目的奴隸，不被黑暗中看不見的對手制服。

這場一比高低的鬥爭變得如此可怕。它變得如此激烈，我終於意識到，這是一場關乎我生命的鬥爭。那股壓垮我的力量想殺死我。究竟是什麼，究竟是誰，試圖將我的呼吸從我的身體中吸走？

最終——我無法說清這場激烈無聲的戰爭持續了多久——光芒終於從四面八方閃耀，火把一個接一個點亮。我看得模糊不清，因為我的視力已經很弱了。我發現自己身處聖殿門前的走廊，躺在那張長榻上，我曾在那裡與那個最初教會我快樂的奇異幽靈孩子玩耍。我舒展地躺在上面，就像我睡夢中躺在自己的長榻上。如同先前在儀式中使用它時一樣，現在它被玫瑰覆蓋著——碩大、濃鬱、豐滿、深紅色和血紅色的玫瑰；成千上萬朵玫瑰擺放在長榻上和周圍，濃鬱的香氣淹沒了我微弱的感官。我穿著一件奇怪的薄白亞麻長袍，上面繡著我從未見過的刺繡——用厚厚的深紅色絲線繡成的象形文字。我身邊有一股鮮紅的血，從長榻流淌而下，流入一個美麗容器，容器立在地上，周圍是一堆玫瑰。我好奇地看了一會兒，直到突然意識到，這就是我生命的血，正在流動。

我抬起頭，發現自己被十人團團圍住。他們的目光全都注視著我，臉色冷峻。我這才明白，與我交戰的那股可怕的意志究竟是什麼。那是他們團結一致的決心。我一個人能與這夥人抗衡嗎？我不知道，但我沒有被擊倒。我一使勁從榻上坐起身來。我因失血過多而虛弱不堪，但他們再也無法讓我保持沉默。我站起身，站在榻上，目光越過他們，望向遠處的祭司們，望向更遠的地方，人群擠在走廊入口處，等待著那承諾的奇蹟的到來。

我站了一會兒，以為自己還有力氣說話，卻因虛弱無力地倒了下去。然而，一股深沉、深刻、鮮活的幸福感充滿了我的靈魂，突然間，我聽到一陣低語，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強烈。

「是那個在門口教導我們的年輕祭司！他是好人，他不會死！我們去救他！」

人們看到了我的臉，認出了我。突如其來的狂熱引發了一陣猛烈的衝擊，祭司們被推向了長塌，十位祭司們無法再在它周圍停留。隨著人潮湧向至聖所，許多祭司跑到了長塌和門之間的空間。當他們在混亂和驚愕中跑過時，我看到盛放我的鮮血的容器被打翻，鮮紅的血液灑在了聖殿的門口。門開了；阿格瑪德站在裡面；他那不可打攪的平靜中顯得威嚴。他凝視著面前洶湧的人群。在他冰冷的目光下，祭司們平靜下來，鼓起勇氣，想要再抵擋一會兒人群的衝擊。十位祭司們再次聚集在一起，費力地來到我的長塌旁，再次在它周圍築起一道屏障。

但他們遲了一步。有些人已經來到我身邊。我對著他們慈祥粗糙的臉，勉強笑了笑。人們的淚水滾滾而下，滴在我的臉上，滲入我的心房；突然，一個人抓住我的手，緊緊地握住，吻了吻，熱淚浸濕了我的手。這觸碰無疑比任何其他觸碰都更讓我熱血沸騰！這時，我聽到一個聲音喊道：“是我的兒子——是我的兒子死了。他被殺害了。誰能把我的兒子還給我？”

跪在我身旁的，正是我的母親。我抬起漸漸模糊的視線，看到了她。她疲憊不堪，卻面容和善。我望去，看到她身後，蓮花女神的身影籠罩著她，正站在人群之中！她嘴角掛著一絲溫柔的微笑。

母親站了起來，我看到她臉上流露出一種奇異的尊嚴。

“他們殺了他的身體，”她說，“但他們沒能殺他的靈魂。他的靈魂堅強，因為我在他閉眼的那一刻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它。”

第十章

我朦朧的耳畔，傳來一聲來自民眾內心深處的嘆息。我這時明白，我的肉體沒有白白死去。

但我的靈魂活了下來。它不僅堅強，而且堅不可摧。它在那蒼白的軀體裡度過了苦難的歲月；它逃離了長久以來牢牢束縛著它的牢籠。卻在另一座堅固、美麗、純潔的殿堂裡重新甦醒。

群眾被祭司們的抵抗激怒，氣勢洶洶地向前推進，我身邊一些受害者倒下了。阿格瑪德躺在我毫無生氣的身軀旁，被憤怒的人們蹂躪致死。而馬倫則死在我身旁，靠著我躺著的長榻，他的呼吸離開了他英俊的身軀。我在奇異的靈魂意識中懸浮著，知道到這些被玷污的靈魂，被慾望女王在他們心中點燃的慾望和野心所籠罩，被逼入無路可逃的必然循環。阿格瑪德的靈魂猛地逃竄，如同夜鳥掠過，而馬倫，那個帶我進城的年輕祭司的靈魂，緊緊追隨。他恪守教規，保持了肉體的純潔，內心卻因未得到滿足和無休止的慾望而變得漆黑，但他的身體卻像一朵破碎的花朵，美麗得像一朵在清澈的水面上初綻的蓮花。

我感覺到女王母親溫柔地將我緊緊地摟在懷裡，不讓我逃離這恐怖的景象。

「回去做你的工作吧，」她說，「它還沒有完成。這是你將要穿的新袍子，在你教導我的人民時，它將是你的衣物。這具身體無罪，無污，美麗無比，儘管寄居其中的靈魂已經迷失。但你是我的。來到我身邊，就是在永恆和知識中活在真理和知識中活在新衣。」這是你的新真理。

我發現自己依然強壯，不僅精神飽滿，肉體也很強。新的活力湧到身上，疲憊一掃而空。我從剛才匍匐著、毫無生氣的躺著的地方站了起來。我起身，藏身於女王的庇佑之下，驚恐地看著周圍的景象。

「去吧，馬倫，平安地去吧，」她說。「你將活在人民心中，你將是他們心中榮耀的象徵。你將再次成為我事業的殉道者，你將永遠被埃及膚色深深的子民們

懷著愛意銘記。然而，即使你為我而死，你仍將在這座神廟的廢墟中，在未來的歲月中傳授我的真理；即使你為我而死一百次，你仍將長存，在那座將在未來時間長河中拔地而起的新神廟的內殿中，傳授我的真理。

我匆匆離去，悄無聲息地穿過湧動著的、憤怒的人群。大道上的雕像被推倒；寺廟的大門被砸碎摧毀。

我的靈魂悲傷不已，渴望和平。我渴望地望向寧靜的鄉村，我的農民母親居住在那裡；但她相信她的兒子已經死了。她不會認出我這個新形象。我轉身走向城市，那裡如今已被瘋狂的人們所遺棄。

千百個喉嚨傳來一聲狂野的吶喊，撕裂了空氣。我停下腳步，回頭望去，只見被他們的導師背叛的一代人，他們肆無忌憚的復仇之心，已經降臨到這座輝煌古老的神廟之上。它已被褻瀆，罪孽深重的祭司已被殺害。很快，它就會變成一片廢墟。

我漫步在空蕩蕩的城市街道上，深知我曾在此飲盡歡愉，如今我必將在此品嚐勞動者的喜悅。我的聲音必將在此永不落空。真理，早已被驅逐出墮落的神廟，必須在人心，在市井中找到歸宿。我的罪孽，必須經過漫長的歲月才能從我身上消退，讓我變得純潔無瑕，為我辛勤耕耘的完美人生做好準備。

從那時起，我一直活著，變換著軀體，再繼續；在漫長的歲月中，我認識了自己。

埃及已死，但她的精神永存，那些熱愛她偉大而神秘的過去的靈魂，依然珍惜著屬於她的知識。他們知道，在一個充滿深深的盲目與沒有任何信仰的混沌歲月之後，必將湧現出未來輝煌的最初跡象。未來將比過去更加宏偉，更加莊嚴神秘。因為，隨著人類生命以緩慢而難以察覺的步伐向上發展，人類的導師們從更純淨的源泉中汲取生命之水，他們的信息來自存在本身的靈魂。呼聲已響徹世界。真理被宣告。醒來吧，那些生活在塵世、目光凝視大地的無明的靈魂，抬起昏暗的雙眼，讓

感知進入。生命蘊藏著遠超過人類想像的豐富內涵。勇敢地抓住生命的奧秘吧。在你靈魂的陰暗處尋求光芒，照亮那些在生生世世中被蒙蔽的自我的陰暗角落。

埃及的子民雖然皮膚黝黑，但埃及卻如同一朵潔白的蓮花，屹立於世間萬族之中。那些研讀古代祭司體象形文字的讀者們、當代的教授和思想家們，都無法玷污我們地球上這朵盛開的蓮花的花瓣。他們看不見蓮花的莖，也看不到陽光透過花瓣灑落的景象。他們看不到真正的花朵，也無法用現代的園藝來破壞它的容貌，因為它遙不可及。它高聳於人類之上，它的花莖深深地紮在生命之河裡。

它在一個不斷生長的世界中綻放，而人類只有在絕對的靈感迸發的時刻，當其超越凡人時，才能到達這個世界。因此，儘管它高大的莖稈從我們的世界高聳出去，卻無法被人注視或恰當地描述，除非那些真正超越人類境界的人，能夠俯視這朵花的容顏，無論它盛開在東方還是黑暗的西方。他將在那裡讀到控制物質層面力量的秘密，並看到其中蘊含的神秘力量的科學。他將學習如何闡釋靈性真理，進入最高自我的生命，並學習如何在內心保持更高自我的榮耀，同時，如果需要，還能在這個星球上長久地延續生命；以壯年的活力保持生命，直到他的全部事業完成，並將三大真理傳授給所有尋求光明的人為止。

證道學學會的使命

通過培養不斷深化的理解和實現永恒智慧，精神自我轉化和所有生命一體性來服務人類。

證道學學會的三個宗旨

- 一、 打破種族、信仰、性別、種姓或膚色界限，形成一個凝聚人類為一家的核心。
- 二、 鼓勵對各種宗教、哲學和科學的比較性學習。
- 三、 探索自然的秘密及人類的潛能。

中文網站——<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英文資料網站——<https://www.theosophy.world>

如果決定入會，請登錄新加坡證道學學會的中文網站，直接在“聯系我們”一欄裏網上填表申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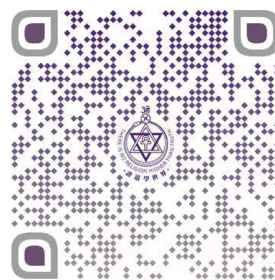
如有任何關於證道學，證道學學會和入會的問題，

請微信至**SLTS1875**或電郵至**admin@chinesetheosophy.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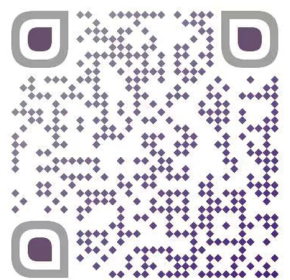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證道學世界公眾號

公眾號ID-zheng dao xue shi jie



證道學學會中文網站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